

爱过，写过

欧再新

2021 年 10 月 11 日

目录

1	杂记	1
2	诗歌	151

第1部分 杂记

冬日黄昏后

在南方，冬日的黄昏是短暂的。放学回家走过四十分钟的山路，到家时天已经开始灰蒙了，偶尔和小伙伴玩得忘了时间，祖母就会循着山路找了过来。不用说，回家又是一顿臭骂。看天暗成一片黑是幼年的我消遣黄昏的方式之一。天未全黑前，祖母是不准打开电视的，她总爱惜着每一度电，像是能从每一分每一角中省出未来似的。吃罢饭，拖出躺椅整个像老汉一样躺在上面，用还未发育完全的眼睛盯着星空，从昨天数过的星星继续。

偶尔，十队的豆儿会跑到我家院子扯着我去村口广场玩游戏。那些天昏地暗，摸着黑玩闹的日子倒是在未来的自己回忆起来光亮不少，而那份快乐就像昨日亲历般仍然鲜活着。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穿是很受限的，然而玩闹的花样倒是像抽井水样生生不息。今儿个玩了跳绳，明儿个玩丢沙包，后天就去捉迷藏搬螃蟹，大人们都被农活耗尽了精力挤不出任何的力气来干涉我们了。而我的祖母不同，她像是有无穷的精力，永远都在战斗状态，而我就是她的头号

敌人。祖母不是特意来捉我的，她只是在村里逛够后回家的途中绕路来喊我回去罢了。而往往祖母回家的时分正是游戏正浓的时候，祖母倒也不立马逮我回去，她估摸的游戏的动向，估摸着我的心理，然后一击致命地喊出：“二毛仔，回家咯。”祖母一喊，整个场子的人都会听到，祖母不是不会压制她的声音，而是在多年的农村生活中磨练出来的。隔着山喊，隔着几亩田喊，隔着一汪汪的人喊，声音不断地被人生过往的时间和场景打磨历练。

祖母一喊，我顿时立住了，过了几秒回过神以后便跟在祖母的后面回家了。村庄的夜晚是一片寂静，只有分不清是脑海里想象的还是真实传过来的玩闹声，还有一些颇为机械短暂的，哗，的虫叫声。村里当时还没通路灯，一条弯进深山的土路就只有祖母的手电照亮着，我想它是该有多么的孤独啊。这黑到极致的夜逐渐地吞噬了黄昏时蒙灰的日光，将一切的光亮驱逐殆尽，吞噬了整个村庄，只有好不容易漏出的灯光点缀了它的星星点点。躺在床上，我仍在回味黄昏时的游戏，倒不是细致地分析，而是颇为幼稚地想着自己哪步玩错了，哪步玩得好。这样颇为幼稚的念头填满了我童年时的脑海，未来的自己单拎一个出来都会羞红了脸。也是愈长大才愈加觉得快乐的纯粹可贵所在，幼时觉得孤独是很酷的存在，是大侠独闯江湖般的肆意潇洒，是天外仙人深居山林的悠然自在。到了长大才知道，孤独很多时候是现实的受限，精神的匮乏。我看过一句很孤独的话，出自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抄录在下：

当我和幸运离开俱乐部时，门口停了几辆要价昂贵的黑车。幸运说，他可以走到某条主干道上，那里有可以和他拼车的人。

“你会再来杜尚别吗，哥？来看我。”分手前，他问我。不过，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己摇了摇头，仿佛想甩掉身上无以化解的失落。他转头看了看周围，看了看这座夜幕下的城市——这个他困守其间却渴望逃离的地方。

记得当时读完这里时，我感觉身上被戴上了一个毫无重量的枷锁。而抬头望去，我才猛然发觉我所处的武汉不就是他困守其中却渴望逃离的杜尚别吗？时至今日，我时常用那些冬日黄昏的快乐慰藉自己，而慢慢地才发现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罢了。我一味地沉溺于过往的支离破碎中，一直回顾昨日的世界，渴望从过去中汲取片刻安宁和力量。然而，过往不断地被瓦解，那些黄昏的日子不断被自己美化重建，如今我已不知我的回忆是出于现实还是想象了。如若我仍借此来慰藉自身，这一做法不就是在不断麻痹自己吗？

情迷江城

灵感来源于玻璃之城中的“事情要从一个打错了的电话开始的，在那个死寂的夜里电话铃响了三次，电话那头要找的人不是他。”发觉偶尔一通电话，一件物什便能牵扯出许多的故事与隐藏的情感。

十三年前的陈北山没有想到他会在十三年后的今天以这样的姿态回到江城，而同样彼时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也没有意识到他之后的人生还会和这座三镇围绕的城市纠缠在一起。事情是从一个打错了的电话开始的，在那个死寂的夜里电话铃声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甜美的传来，而是近乎暴躁地接连响了三次，直到陈北山被闹醒。是她打来的，第一句话陈北山就听出来了。

陈北山和她之间的故事和许多的爱情故事一样烂俗，随便在历史的长河里捞上一筐，十个里有八个是如此。不是什么才子佳人式的凄美结局，也不是落魄书生与千金小姐的虐恋，就是两个很普通的人相知相爱相离的故事。这一程序化的步骤在陈北山之后的生涯里不断地重复着，很多时候相知和相爱之间就隔着那么几天。陈北山也不知道是谁主动说在一起，就像是水到渠成，抑或是两个人都没抢先跨出那一步，彼此觉得在一起玩高兴，而等了不高兴就是不合适了。就是这样，快速的地铁拉动一批批的年轻人，快餐式的餐

饮方式迅速地喂饱了一代代后生仔，节奏明快的城市每天都在酝酿着许多骤然升起的泡沫，然而多数的它们只能飞远后躲到无人暗淡的角落悄然破裂。这些故事的蓝本都有其追溯的源头，历史不刻意保留故事，它只是托载着这些数量庞大的情与泪供后人挑选。陈北山又何曾想到和她的故事落得如此狼狈下场，又何曾预想到那年同游江城时彼此许下的长长久久在过后的半年后就显得格外好笑。

他们是在一场联谊会上认识的，对，当时还时兴联谊会。陈北山是围棋社的，她则是舞蹈团的，巧的是那天晚上两个部门都约在爱因斯坦广场，两方人马都争着说是自己先来的，谁也不肯退让。后来是负责人一拍桌子说联谊会人越多越好，索性就凑在一起办吧。刚开始许是两班人马都不熟络，各自都只顾着各自部门的人玩，像是广场中间划出了楚河汉界一样一方是刘邦一方是项羽。过了一会，有几个项羽这边胆大的约了对面的妹子跳起了舞，两边的隔离感这才渐渐松塌了。那年代就是这样，年轻人都害羞着，像个未出阁的大姑娘故作矜持，一旦扯破了遮脸的红纱罩，性子一下子就放开了。陈北山和她就不同，二人在舞会正热的时候还是独坐着，只自顾自地磕着瓜子。陈北山的友人看不下去了，拾掇陈北山去邀她跳舞。平时温顺的陈北山在这时更是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去，最后友人们也无奈地罢了手。到舞会快结束时，陈北山一闷口酒，从凳子上蹦起来朝着她的方向走去，临近，也不含糊，张口就问，你要和我跳舞吗？这可把她吓坏了，还在犹豫的时候，陈北山一把

抓住她的手，直冲舞池走去。谁承想陈北山一个舞也不会，弄得二人在台上尴尬不已，她这时胆子也大了起来，摆弄好陈北山的姿势后，带着陈北山舞了起来。许多年之后，二人分手之际，她打笑起来舞会上的那件事，陈北山只装忘记了。然而就是这次舞会上颇为乌龙的遭遇，给二人的相爱种下种子，也同样在种子尚未结果前就已经早熟脱落。

那次过后，陈北山偶尔会在她的宿舍楼下晃悠，她的室友碰上好几次后忍不住告诉了她。她拉开窗户，果真看到他在路灯下转，她冲着陈北山喊，你要约我出去就告诉我啊，憋在那里干什么。许是隔得太远，陈北山没听到仍在那里自顾自地走着，她一恼冲下楼去，刚拉开宿舍大门，两人就对上了眼睛。顿时，她的怒气就被风吹跑了。靠近了，她说，你是要来约我出去，三美说看见你好几次了。陈北山低下头说，我不知道怎么找你。说罢，脸又红了。她扑哧一笑，陈北山见状也憨憨地笑了。之后二人就熟络起来，谁也不点破，但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二人在耍朋友了，偶尔也会开开二人的玩笑。日子就像被水流过般湿漉漉地，一眨眼就过去了，只留下一种很湿润的感觉。临近毕业，陈北山被分配回湖南某个小县城的水利局，而她则留在江城。二人离别之际，约好假期会在江城再会，约好工作了几年就会借调回来的，二人约好了很多事情，像是未来在今时今刻的约定般展开，像是未来不会改变什么，生活也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设想地进行下去。才过了半年，二人才知道未来这个东

西是永远也猜想不到的，所谓的约定只是对未来无力的抵抗，无谓的自我抵抗罢了。半年后，陈北山和主任说好了借部分年假去江城度假，没想到在出发前的三天居然发了洪水，长江像是酝酿了千百年，像是贮存了千万年的雨水，一股脑地涌了出来。江城受到重创，肉眼望去到处都是水，浊黄浊黄地，看不见深度，看不见多远处能冒出尖尖的陆地。幸运的站在屋顶，不幸运地抱着飘来的横木顺着江水向着看不见的东方奔腾，更有死伤无数的人和牲畜。没人来得及悲伤，只屏住最后一口气撑下去。

陈北山最终还是回到了江城，只不过不是趁假期去度假哎，而是作为专家去治水的。说是专家，实质上陈北山一次洪水也没经历过，连治水的方法也是临行前局里急忙开了个会讨论的，而实在拨不出人了，因此陈北山才顶替了专家的名头上阵的。陈北山倒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去江城找她，忧的是治水实在是个门外汉，而更加担忧的是她没事吧。到了真正进入战场，陈北山才知道此行有多么艰巨。还未到江城的外围，水就已经把马路全都覆盖了，没有车辆敢冲进这样难以预测的水箱里，陈北山一行人只得沿着山路走，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终于接近了江城的外围。从喻圆山的最高处望去，只见整个江城被水覆盖着，只露出一些高楼。陈北山的担忧愈发地重了，这该去哪里找她啊，这该怎么把水给消失掉，要是全都蒸发完就好了。想想总是毫不费功夫，但也丝毫用处没有，一行人只得继续沿着山的走向出发，朝着战争的中心走去。

到了次年的三月，天气还暖，水位也慢慢降下去了。留下的江城遍地残骸，人烟全无。陈北山等江城的事告一段落了回了县里的水利局，一进门他就问张姨有没有他的信或者电话来找他的。张姨回忆了一会，回答说没有，陈北山又耗着张姨仔细想想，张姨停下手中的功夫开始细细地想了起来，像是过往的回忆可以一帧帧地倒回搜索。张姨思考的越久，陈北山心里就越急。等到最后张姨斩钉截铁的说没有后，陈北山像是松了一口气地如释重负，又旋即升起极大的痛楚。这痛楚反应到胃部，胃里像是翻江倒海般，总有一种异物感，却怎么也呕吐不出来。痛苦了一会，陈北山就晕了过去。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一醒来，陈北山的母亲就说，孩子，你啥也别想，先把东西吃了。说罢，便把保温壶里装着的鸡汤往陈北山的嘴里灌，陈北山没反应过来只得由着母亲灌。喂过鸡汤后，母亲又端起粥，陈北山这才醒转过来，他开口问母亲，她有没有来过消息。母亲知道她说的她是谁，并不打算说。只回答道先把身体养好再看下一步，吉人自有天相的，孩子别担心了，先顾着身体再说。母亲又叨唠了一会，又把盛粥的勺子往陈北山的嘴里塞。北山任她塞着，他明白母亲说的意思，她没有来过信。

十二年过去了，陈北山收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那人的声音很像她。对方的意思是，她快死了，想见陈北山最后一面。陈北山愣住了，是她，一定是她。故事在她的讲述中慢慢明朗起来，当时江城遭遇洪水那天早上，谁都没有预想到只照着往常的日子过下去，她

还沉浸在陈北山即将来江城喜悦中。过了中午，有消息传来长江的上头已经爆发洪水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但是官方还没给出信息，所以有些人抱着再等一下的想法继续留在了江城。她的父母像是有预感一样连忙跑回家里，把她给找回去，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急忙开车往河南的方向开去。她原想着打个电话和陈北山说一下的，谁曾想电话也打不通了，只得赶紧离开了。然而还是晚了一步，他们快要离开江城时，洪水已经来了。于是她们一家随带着几件贴身的衣服躲在了山顶上。在水退去之前，一家人吃着母亲带来的几罐膨化饼干，倒也支撑了大半个月。又饿了几天，水也退下了不少，一家人便沿着露出低处绕了一周，幸运的是让他们遇见了一家农户。于是他们一家人便借住在农户家直到次年的洪水消失。洪水是没有了，但是江城也住不得了，他们只得北上去往河南的姑母家。她再度打电话给水利局时，陈北山已经被借调到国土资源局了，而顺着打过去，那儿的人却说没有陈北山这个人。二人之间的联系就这样断了。过了六年，她们一家重新回了江城，被告知过去五年一直有个外地电话往这打，最后一年倒是消停了。她明白是谁打来了，询问过后压住激动的心情回拨了过去，接听的是个女人，问找到陈北山后，那女人自称是陈北山的爱人，有什么事告诉她可以转达的。她激动的心被泼上腊月时节将结冰的水顿时寒了下去，她没多说什么，只说找错人了。于是原本还有交集的两人这下彻底变成了平行线，她也曾痴想过告诉陈北山她没死，陈北山兴许会回来找

自己，然而那女人洋溢出来的幸福使得她不忍得破坏掉，再说陈北山已经接受了她死的事实，为什么又要活过来破坏他的幸福呢。世事难料，许是在那次洪水中落了病，她的身体日益衰败下去，而随着身体的逐渐罢工，她脑海里的想法却愈发多了起来。其中最为强烈的就是再见陈北山一次，这也就是她再度打电话的缘故。

接过电话后，陈北山许久都没有缓过神来，直到儿子回家唤爸爸时陈北山才醒转过来。他立马到卧室里收了东西，又订了最近的一趟火车，五分钟后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门口穿鞋了。临行前，他告诉儿子告诉妈妈，爸爸要去江城一趟，儿子懂事地点了点头，也没有多问。再见面时，她已经衰败地不成样子，陈北山忍住不落泪和她聊了一会，直到她精神撑不住要休息为止。陈北山一出病房，眼泪就禁不住落了下来，他瘫坐在病房外，精神已经全然放空了，只有眼泪止不住地流。

陈北山后来常回江城祭拜她，又过了几年等到孩子上大学了，索性直接把家搬到了江城，然而无穷的思念还是一直像蚂蚁一样啃噬着陈北山的心。

世间的事就是如此。而随着年岁不断增长，我也慢慢地开始笃信佛家的缘分一说，人来人往都是缘分，聚散终有时，离别是常态。人无久长时，缘分易散，爱意却至死不渝。

活着为了讲述

当藤条遍地，落叶纷飞，当溪水断流，杂草丛生，当鸿雁南归，日落西山，你会如何向我说起你的一生。

——何家荣

村口老槐树下不知何时躺起一个老太婆，全身的衣物想是许久未曾更换了，硬得皱巴巴的，脸也布满了外套的褶子。最早发现的是村里九队的负责人，他回忆起说，他给地里的田翻土那天，扯着牛走过老槐树时，牛犟住不走了，这才看到躺在槐树根下的老太婆。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我先发现的，上次我和“蛤蟆”在那打弹珠的时候碰到她脚了，我告诉我妈，她没当回事。众人循着声音看去，发现是个十一二岁刚出头的小孩子，旁边的大人就问，那你是哪天发现的，小娃娃。边说，那男子边用手玩弄那小孩的头发，那小孩颇不耐烦地伸手摆下那男子的手，又开口说，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五，我下学早，妈给我弄排骨吃。然而，又有声音说这老太婆周二就来了，又有说是上周，想是这老太婆躺在槐树下和根混在一起分辨不出来了。

说过一阵，众人才反应过来，那老太婆如今去哪里了。村长家里的二丫头这时开腔说，在我家，周叔领来我家的。她口中的周叔便是九队的负责人。众人看完戏罢了，又散了各自扯着孩子回了家，

只几个闲晃的后生仔倒是颇为兴致满满，扯着二丫头到了村长的家里。刚绕过篱笆，便看到那老婆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一手拿着刚收割的玉米，一手拿着针刀，想是在脱玉米粒。但，看老太婆的样式倒是已经神游了，脱了一排粒子便摊下手，眼睛眯着看箩筐，头耷拉着，像是快入睡了。又过了一阵烟的功夫，手里又忙活起来。这样做一会功夫又闲一会的场景让那几个后生仔颇为迷惑，绕过那老太婆时，老太婆也不抬头看他们，像是外界都未存在一般。后生仔到了堂屋就对村长发问，村长，那老太婆从哪里来的，咋就突然来了个老太婆。村长像是没听见一样自顾自地抽着老旱烟，几个后生仔等了一会急着又问了一遍，村长怒颜打断说，你们几个不帮着家里干点活，成天在村里晃悠，再不济去县里打个工啊，成天就知道玩……那几个后生仔被说的通红了脸，想着在村长那讨不到什么好头，没等村长说完就忙跑出门外了。他们走后，村长还在骂骂咧咧。那几个后生仔羞过一阵后，又学着堂吉诃德恢复过来，奔着周队长家里跑去。

他们跑过一片落日的余晖，我突然觉得生命力丧失，像是老话中的失了魂。再过两个麦子丰收的季节，我也会变成村里的后生仔，我不知应不应该去县里打工。听阿豪说他姐姐在县里一个酒楼里当服务员，每个月有三千块，逢年过节还有福利。他姐姐说阿豪如果不读书哩，可以去她那的酒楼洗盘子。随着身体的不断发育，我周围的世界也在不断的发育，突然出现的老太婆，突然离去的同窗好

友，一切在飞速地重建和毁灭。(未完)

浮生一日

Better a night of king than a smucker for life. (The King of Comedy)

武汉的夏天常以一场雨结束，今年也不例外。一场突如其来的雨迎接了中秋的到来，宣告了夏日的结束。二十七栋后的蝉群早已相约好离开借居了一个夏季长的树林，校园里的鸽子趁着夏天的离去大胆不少，还未亮起天白就已经在爱因斯坦广场蹦来蹦去。夏日就这样被一场雨落得增了寒气，落得满地秋叶。

韵苑的夜开始变得清冷，穿个短袖深夜出门总是会冷得打颤。日间却是热得出奇，蚂蚁着急爬回洞内，鸟飞回树下。我和你躲在一处阴凉地说着话，你畅想着我们的未来，像是明天就会实现。但我该怎么告诉你，这世事无常啊！

2049 年的 10 月 13 日，我们相遇，很俗气的桥段。没有金庸小说里段誉误入琅嬛福地的惊奇，就这样仿佛被命运拖拽着碰到了一起。我是你的器官捐献者，你是急需骨髓移植的人类。如果不是麻醉剂失效，我是不会在片的痛苦中看到你的眼睛，那满是星光的双眼，像是有无限的柔情。我心动了，作为一个寿命只有 25 岁的器官捐献者。

我，陈北山，男，出生于 1998 年 8 月 11 日，目前在编 20210813，是第一批的捐献者。2019 年的 8 月 13 日，我刚大学毕业在成都度

过闷热的暑夏，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我的生命，准确来说是我的躯体。车祸后的十二个小时里，我在一片漆黑中醒来，是醒来吗？对于一个失去了所有感官的人来说，意识觉醒仿佛更加契合。我的躯体已经破损，意识却毫发无损，后来我才知道是意识转移术救了我的命。当时的自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对这所谓的意识转移术感恩戴德。然而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死去才是最好的归宿。我刚意识觉醒，一个意识就涌了上来，不是所谓的声音或者视觉，而是被外界注入的。大致的文字我写在这里：

你的躯体已死亡，意识被转移出来，现在我们在用意识注入的方法和您交流，您如果要发话，产生意识即可。

我刚想问你们是谁，突然发现我不能开口，或者表现出啥动作，于是就在脑海里默念你们是谁。立马，一条意识注入进来，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留到之后再说吧，现在您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又过了稍微有点长的时间，另一条意识又进入我的脑海里。大致是这样的：

意识只能存放在细胞液里三个小时，过后，意识越发微弱，直至消逝。你需要在三个小时做出决定，接受意识转移到一具由我方全权负责的躯体上，或者选择自然消逝。

我得知了这意识后，当下就想，谁不想活下来啊，铁定前者啊。

接着又一条意识传达过来：

这里检测到您选择转移意识，简短说一下条约，由于您转移的

躯体是属于我方成都脑意识转移有限公司，故对您的自主行为有百分之八十的操控权，有效期为 40 年。请选择是否坚持。

我没有多思考，因为我迫切想要摆脱这种感官封闭的状态，如果有参加过感官剥夺实验的读者一定能理解我现在的想法。就这样，我被转移到一个刚去世的高中生身上，他和我不同，他的脑损伤严重，意识已经无法重建。转移的第一天，我感觉和之前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眼睛以及其他的感觉输入根本无法工作。等到不断的训练和适应，我的眼睛在护士说的第三十天终于有了光亮。我急忙去镜子前查看我所转移的躯体是什么样子的，让人失望的是，并没有本体的帅气，一眼看上去稚气十足。

我感到十分的挫败，十分想念原本自己的躯体，是如此健康美貌，却被一场车祸撞得面目全非。之后耳朵，鼻子等器官也很快就有了输入。在一百天的早晨，我终于掌控了这件躯体。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一直照顾我的护士，没想到护士一听后没有任何表情的跑出病房。我感到十分讶异。而更让我惊讶的还在后面，护士拉来主治医生，以及另外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的男子。那男子一见我，就开始打开文件念了起来。由于刚恢复没多久，我只能赶紧打断他，希望他能简短说一下。那男子合上文件，用很浓陕西口音说到，我，意识拥有者和躯体，成都脑意识有限公司，共享我。还是有点难懂，我嘟囔着说。

那男子觉察到我的发问，颇不耐烦地说，意思是你是你自己和我们公司共有的，在你住院期间，是由本公司出钱支付你的开销。因此你需要偿还你的债务。我急忙说到：“等我身体恢复了，立马去找工作还你们公司钱。”那男子像是没听见一样，又自顾自地说：“本公司对你的自主行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掌控权，因此偿还方式将由本公司决定。”目前通知你的原因是预先给你兜个底。我听完满心疑惑，但又不知道从何问起，刚想开口时那男子就推门走远了。而之后医生和护士便拉着我下楼继续锻炼了。

（未完）

一封陌生男子的来信

亲爱的陈北山：

展信佳！

这次来信别无它意，只是午夜无聊罢了，你得空就看一下，不喜欢就直接丢弃吧。

已经是早秋了，武汉的夜晚还是这么闷热，更别提白日了。我蜷缩在光谷的一角，对面那栋楼到了午夜还零星地亮着几盏灯，我想可能他们也有烦心事吧。过了十二点就是我们分开的第 101 天了，我们像是约定好一样谁也没有打扰谁，整个打包好退出了彼此的世界。我始终无法接受你身边总是环绕着莺莺燕燕，但你偶尔的示好又会让我趋之若鹜。我想这是你一贯的做法吧，给一口桃吃，又抽一鞭子。你享受暧昧却又无法专一于情感中，你视专一长久为戴上情感枷锁的囚徒，你乐意许多人围绕着你。我已经无法指责你的做法了，无论是作为外人还是你的前任。

我承认那些我们一起的日子是如此的闪光，但脱离后的我才发现那只不过是糖衣炮弹而已，越是这样无限温情的时刻就越将我拉入你的牢笼中。我已经是下定决心离开你了，我无数次告诉自己，告诫自己不能再步入你温柔的陷阱里。这次，我好像赢了，逃离后我开始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去东湖，一个人去完成所有的幻想。我

才醒悟这才是我，一个独立的我，不需要依附你，不需要时时刻刻害怕你的离去。神神叨叨了这么久，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如果能够，我只是希望从未遇见过。毕竟感情就如硬币的两面，好或者坏只能选择其一。

你最近怎么样呢？如果武汉突然变冷，还是劝你多穿件衣服，昼夜温差是有点大的。

你的赵淮安。

看完这样一封颇为莫名其妙的信，我已是晕头转向。今天回住房时，门卫大叔拉住我说，有封我的信。接过信，信封外面只写着：

曙光星城陈北山收

赵淮安

我感到很奇怪，写信的人难道不担心这样模糊的地点不能收到信吗？更令我奇怪的是，信的内容也是让我摸不着头脑，这样分手后决绝的信为什么会写给我呢？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在两年前的春天，彼此也都心平气和的分开了，时间和人物均对不上。我开始怀疑是送错信了，于是我便把这档子事忘在脑后了。

过了十天，我回家时看到一男子蹲在我的门前，我稍显害怕地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听到我说话，立即站了起来，随即用浑厚的声音说：“我是陈北山，有封信好像送错给你了，我从门卫那打听到你的信息，能把信给我吗？”这时，我才看清他的样貌，眉毛修的极其

好看，搭上那双眼睛，让人觉得有种男明星的即视感，尤其是他的鼻子十分的挺拔，再加上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很难让人忽视他的魅力。我怔怔地看痴了眼，直到那自称陈北山的男子出声打断我，我才回过神说，“哦，可以的，就放在桌上，我进去拿给你。”说是放在桌上，其实我已经不知道给丢在哪里了，细细地想了一会后才给找了出来。“我之前以为是给我的，所以就看了，希望你别介意。”那男子的脸上刹那间闪过一丝古怪的脸色，虽然极其短促但已让我感到不寒而栗。那男子可能注意到我的异样，脸上忙绽开一朵恰到其分的笑容，说：“没事。”又简单地寒暄一两句后，我们便分手了。

回了卧室，我的脑海里不禁想记起那封信的内容。已经过了十天，何况我当时只是匆匆一读，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全然忘记了，只是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是一封诀别信。”此时，我的脑海里又飘过当时那男子一闪而过的古怪表情，又加上这一封信的内容，我好像明白了些许东西。如果我没猜错，陈北山和赵淮安曾经是一对恋人，（可能是同性吗？从名字上看，这估计不重要），两人赌气地分手后，过了近三个月，赵淮安忍不住写信给陈北山，貌似诀别的背后实质上是让陈北山有种危机，像是威胁“你再不来找我，我就真的离开了”。而又过了几天，赵淮安还是没收到陈北山的任何信息，他耐不住直接打电话问陈北山（这次不是写信了）为什么没有任何表示。陈北山称自己没收到任何信息，二人一通口信才意识到信寄错了，于是今天这讨信的场景便发生了。想清楚后，我不禁唏嘘，

既然舍不得，为啥不直接开口说呢，在感情里谁先开口并不是意味着谁错了，而是谁更在乎罢了。想是二者都太年轻了，没能懂得这个道理，还是孩子般赌气地对待感情。

然而，第二天的一则新闻让我不禁怀疑之前的猜想。那是午后，我在公司听朋友说起最近的新闻（因为我平时不读新闻，所以信息来源大多是和朋友同事聊天得来），王集书（邻近工位的同事，四十出头，大嘴巴）说：“听说金色江岸那里出了人命哎，死的是个独居的青年，还没给消息出来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不把生命当回事了，动不动就寻死觅活。”“不是说还不知道是自杀他杀嘛，你这一批评也太不准确了吧，再说也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的年轻人啊。”回话的是后面工位的一个年轻人，同样是个大嘴巴。我不知为何多嘴地问了一下“叫啥名啊？”“好像是叫什么赵...淮安，名字倒蛮好听的。死相十分惨哎，我要是自杀肯定不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同样是后面工位的那个青年回话到。

听到“赵淮安”三字时，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我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于是我赶紧到网上去找相关的新闻。百度上输入“赵”后，立马就有一个标题出来“武汉一赵姓男子死相惨状，恐为他杀。”我点进去，果然是写赵淮安事件的，但是那篇新闻稿给出的信息并不多，有些还是十分模糊的，照片也全都打了马赛克。只最后总结的一段话有些许价值：

“据警方透露，赵某死于一把家用水果刀刺入腹部，失血过多而死，而凶器上仅有死者本身的指纹。但在致命伤前，还有许多较浅的刀伤出现在手臂上。匿名朋友指出，赵某生前有自虐倾向。……本台将继续跟进。”

我又接着看了相关的非新闻信息，发现网上对于赵淮安之死鲜明地分为两派，自杀派和他杀派，两派都对赵淮安死亡事件给出合乎本派观点的证据。例如自杀派的某人给出赵淮安死前曾在朋友圈等某些社交平台发表消极文字，又结合凶器上只有赵淮安的指纹这一事实断定了赵淮安是自杀。然而，他杀派却指出，在死亡时间前曾见过有人出入赵淮安的房间，二人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此外指纹这一证据并不充分，可能是死后被凶手伪造的。仔细地看了两派给出的相关证据后，我心中的疑云慢慢散开，之前的猜想也被重新修正。接下来是我的看法，并不能代表或者某种程度上反映事实，只是午后无聊的消遣罢了。

那天的那男子（陈北山）看完信后，又去赵淮安的家里对峙，二人又再一次发生争执，只不过这次的程度十分激烈。赵淮安本身具有自虐倾向，于是在争执无解的情况下开始以自残的行为威胁对方，谁想陈北山对此毫无在意，反而出言激怒，这才导致赵淮安捅向腹部的行为产生。见此，陈北山慌了神忙逃离了现场，连救护车电话都未曾打。想到这，我发现我这一猜想能够自洽。但是我又怀

疑，既然赵怀安是自杀，那捅腹部并不会立即致死，陈北山为何不打救援电话呢。最后一点的提出让我不禁转向陈北山是他杀，即那些不致命的伤口确为赵淮安自残所致，但致命的一击是陈北山所做，完成后又冷静地伪造成自杀的情形。推理出大致的情形后，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于是就接着工作了。

还未到下午，消息就传出来了，是我邻近工位的大哥大声说的，“我就猜是自杀嘛，警察都给出调查结果了，现在的年轻人啊！”话音刚落，那个大嘴巴的青年就接着说：“不可能，一定是他杀，才调查多久啊。警察也不可信啊，你从哪看来的信息啊，不会是假的吧？”，于是还未下班，两个人就在办公室开始了消长起伏的争吵，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这场大乱战中。我感到很挫败，没心思参加他们的讨论。我重新推理了一遍，发现不应该出错，那为什么陈北山能够逃离警察的怀疑呢？我打算下班后去警局问一下。

警局的一个警官听完我的分析以后，只简单说了句：“你所怀疑的陈北山有压倒性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他并不在现场。”“等下，那天争吵的不是陈北山吗？”“不是，是死者的母亲”。原来如此，这样一来案件明朗许多了。赵淮安的母亲察觉到赵淮安的同性身份，于是去住房与之发生争吵，二人分手后，赵淮安以水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不禁想，这样简单的事件是怎么引起大乱站的，而

那些新闻工作者又是出于何目的想出死相惨状等夸大性词语的？

这件事过后的数天里，我仍心有余悸，毕竟在这其中我像是个摆线木偶一样被一些看似官方的消息摆动地四处落地。我和赵淮安未曾谋面，但不知为何我很同情他，他那封信触动我的柔软之地，我想如果他能按照他信上那样描述地生活下去该是多么美好啊。然而，偶尔我又想可能死亡对于他确是一种解脱。

绝代风华

千禧一代出生的我时常被问及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会迷恋上张国荣先生的？

（这篇回忆张国荣的文章屯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有种想写出来的欲望，但是又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口吻。我想不如就厚脸皮地假装我是他的老友吧。）

我和张国荣的相遇是在 2014 年，那年我十四岁，妥妥的千禧一代，而那年是张国荣先生逝去的第十一年。如果你在 2014 年的春天遇见我，并且我们有机会得以交谈。我们也许会谈论某些潮流的歌曲，或者是正在火热的电视剧。而当你提到张国荣时，你会发现我很无知，我可能会揪着你问他是谁，抑或是急忙转到下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在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和同学约好去镇上的网吧玩，他玩电脑游戏，我则无聊地上网找电影看。也就是在这次本就为数不多的网吧经历中，我遇见了霸王别姬，遇见了张国荣先生。自此，我开始疯狂地向周边人推销张国荣，疯狂地从网上找张国荣的信息。如同许多追星的少男少女般，我迫切想要离我的偶像更近一步。虽然当时年幼，但我已经明白死亡的意义，已经明白我和张国荣是阴阳两隔。然而，这一宛如真理的现实存在并不能阻挡我对于张国荣的

痴恋。我会为张国荣的逝去感到惋惜，为他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为荣迷们的纪念活动感到十足的感动。

随着年岁的见长，我愈发地难以沉迷于某件事物。我开始觉得如果人过于地将自己的情感依附在某件外在事物上时，在某种程度会丢失了自我的独立性。我不知道是何时产生这样的观点，只是慢慢地察觉到自己对于一些外人狂热的事物总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冷静。在我看来，喜欢就像是某个时刻口渴想吃苹果而不是香蕉的倾向性选择，而热爱就如炎夏仍会吃火锅的一往无前。那对于张国荣呢？客观地说，和他的交集可以说完全是单方面的，跨越时空的。但我很难去界定清楚，这不是一个是非鲜明的判断题或是有余地的选择。对于感情，我总是难以去阐述清楚。

献给陈北山的花朵

灵感来源于石黑一雄的《莫失莫忘》

清晨七点的城郊墓园还未苏醒，但阳光已经开始温暖这片沉睡者的大地了。一条荒寂的马路躺在墓园的前头，大门隔着马路就几步路的距离，偶尔扬起的灰还落满大门，只有等下次的雨水去冲洗干净了。后院则是一片荒废的草原，长满各种的花草，只在大人物来祭拜时，才会被修整。整个墓园很少见到人停留过的痕迹，甚至动物都不曾光临，它像是被诅咒一般被隔离，被遗弃在这片万物共享的阳光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原来是捐献者特有的墓地。而捐献者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福音，但同样也是恶梦。

今天，我特地起早，迫不及待地赶到墓园告诉陈北山，他的心脏活了。陈北山是我的捐献人，也是我的弟弟。由于母亲之前流产导致子宫受损，所以出生后的我心脏不是很强健。母亲还会含着泪笑着说，我这条命还是多亏祖母的诺基亚救回来的。刚出生的我，并没有像其他婴儿被拍一巴掌哇哇地叫起来，而是像临死吊着最后一口气，无比的虚弱。医生护士们不敢用大力气拍我，唯恐一巴掌下去，我就直接最后一口气吐了。就在大家进退维艰时，祖母的诺基亚响了，那粗犷的歌曲震响了整个楼栋，也震醒了我。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带来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

我的心脏先天性闭合不严。这一颇具学术味的术语难倒了我的农民父母，医生解释几次无果后，干脆说到“孩子小的时候没事，长大了就很难存活了。”我的父母虽说知识程度不高，但这样近乎赤裸裸的话语他们还是懂的。后来的我时常会怨恨自己没能同其他人出生是个正常的婴儿，以至于我的父母在还未享受新生儿的喜悦之前就被一层浓厚的死亡雾气给遮盖了。

虽说我的未来已经被确定了，但是父母并没有抛弃我，反而更加的爱护我。这也使得同村的小伙伴羡慕我能在农活热闹之际能躺在家里，而不用在炎日下割麦子，也会羡慕我总是能吃到一些偶尔过年才能吃到的珍品菜肴。我的童年像是躺在一片温暖柔软的云上，悠然地度过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我越发地觉得自己虚弱了。往往就单单是坐在那里一两个小时，就会感到头晕，感到无力。我的父母也渐渐地察觉到了，就在他们将要欺骗孩子痊愈的时候，这一真理性的发现又再一次让他们面临失望的到来和绝望的突然降临。我可以不用上学了，我的日常就是守在窗子前看同龄的伙伴们上学，放学以及打闹。我的世界已经被身体禁锢了，童真的我幻想许多的事情，我幻想能有一个神仙来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幻想我能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去两里外的池塘游泳。我的快乐在幻想中被收获，在一连串童真似的梦里不断地被重构出来。

我的幻想成真了一半，这颗心脏不是神仙给的，是县里的医院

给的。某天，母亲下完农活，正准备饭菜，村里居委会的王二姨来了，大大咧咧地，在门口就嚷起来“家荣她妈，家荣的病有救了。”母亲像是耳背似的，又回问过去，“她二姨，你在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母亲的声音大的能绕着村庄跑一圈。王二姨三步作两步，小跑到母亲的身边，拉过母亲正在切菜的手，用农村妇女特有的大嗓门重复说到：“家荣她妈，我说，家荣的病有救了。”母亲这次应该是听清了，边问边摇二姨的手：“那就好，那就好，王姐，快说快说是咋个事。”二姨一改往日泼辣爽利的作风，反而装腔似的说到：“家荣妈，别急别急，是个大好的消息。”说完，便松开原先拉住母亲的手，绕进堂屋里气定神闲地坐了下来。母亲像是被火烧一般忙急着说到：“她二姨，你是要急死我啊，求你了快点说吧，别卖关子了。”二姨自己倒了一杯茶，润了喉咙后，这才和母亲细细地说起这件大好事来。二姨说，县里有个少年想在他死后捐献出自己的心脏，而我则是他的第一候选人。二姨又继续说到价格也不是问题，对方的父母也同意，只是要把我接到县里的医院养一阵子。等到合适的时机，开始手术就可以了。这对于我的父母无疑是个极大的好消息，他们迫不及待地告诉常联络的亲戚朋友，又火速地安排好后续的农活和家里的鸡鸭，期待早点送我到医院，早点进行手术。我记得当时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的心从未这样热烈地跳过，好几次我都喘不过气来。

也是过了很久，我才了解到当年事情的真相。

(未完)

寻找胡金銓

寻找失落的诗意理想，如同早已迷失前路的羔羊。

——何家荣

我是从赵胖字的口中听说到胡金銓这个名字的。那时我很沉迷于武侠电影，很羡慕那种快意江湖的潇洒。每当和友人谈起对江湖的看法时，我总有种一吐为快的欲望，想向对方描述刀光剑影的血气，竹林追逐的飘逸，以及一些俗套的英雄救美的桥段。就在我夸夸其谈时，赵胖字提醒我说：“可以看一下胡金銓的作品，先看侠女吧。”好，先看侠女。就这样，我开始了胡金銓电影之旅，侠女，山中传奇，空山灵雨，龙门客栈。一路下来，胡氏武侠像是有种难以道清的魔力，将我禁锢在原地，只得细细回味。撇开这些道不清的魔幻力量，胡氏武侠有其很鲜明的特征，京剧式的鼓点和打斗，拙劣的跳跃和古风的台词。

不同于炫酷的打斗给人以万花筒式的体验，胡金銓的电影总会给我一种诗意江湖的观影体验。赵胖字曾说在这个高楼林立的时代，人的封闭就像是一座孤岛，江湖一词总是虚无的，立不住脚。我当时深以为然，然而，当我回过头又细细地想了一番后，我发现很难赞同这样的观点。江湖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卧虎藏龙里俞秀莲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她看来，江湖无非是人与人聚在一

起，尔虞我诈的社会缩影罢了。而在许多诸如玉娇龙的少男少女眼里，江湖是潇洒的，快意的。在我看来，行走江湖，不是出于离家出走般的稚气，而是浪迹天涯，行万里路，吃百家饭的旅行。在当今社会，之前的打尖住店同当下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如今的出行像是拥有了千里靴。既然所有的社会实体都没有发生离奇的变化，那么江湖为何消失呢？又或者，它只是被遗忘了。若是这样，江湖只是被隐藏起来，待人发现罢了。但发现又如何呢？江湖终究是人的聚会，谁来陪你演这场荒诞不经的戏呢？黑社会只不过是一张强硬而又破烂的网，警察也只不过是大家认同的武器持有者。除去这些骇人的权威后，我们发现社会的安静的，每个人按着规划好的轨道一天度过一天，偶尔出现的擦痕也很快被消除。大侠去哪了，没有人发问，像是一个旧时代的古董被翻出后也只是被查问值多少钱，没人去关心它的客观存在，一切像被金钱量化般开始具有明确的价值。

于是，我决定去寻找胡金铨。我把吹起柳叶的风想成百步穿杨的箭，把跑过我身旁的少年当做轻功大侠。我像是着魔般将身边的一切都还原成江湖场景，那个人可以是段誉，可以是赵怀安，抑或是即将被杀的南三娘。路过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开启的副本，像是支出无数的线，密密麻麻地构成了江湖。就这样，失落的诗意理想，遗忘的江湖文明，在我极具幻想的大脑里掀开了一角，在无数迸发想象的大脑里不断被发现。然而，成功的路上总是会遇上不少

的挫折。诸如《新天龙八部》等高度色彩化的影视出现，无疑不让人们心中的武侠大打折扣，就像你一直畅想的神仙姐姐原来是芙蓉的落差充满了观众的脑海。所谓的家国仇恨，酒肉江湖，快意人生全都被男欢女爱给取代，江湖像是被抛弃又重新捡起装扮成男女情爱的载体。

情爱的主题是永恒的，在无数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在和其他人发生关系，总是有看似新奇的事情发生。现世以及后世的人像是永远也说不尽，但轻易地清晰一番便可发现露出的内核永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揪着一些重复千百遍的主题不停地加以五颜六色的故事呈现，最终收获的不是欺骗自己的头脑吗？故事只是经历的浓缩，主题则是静止的。但生活是无限的，江湖永不死亡。

婚姻逃离体验室

一名男子推开店门，径直地走到我面前。“那个，你们这怎么收费的？”他很小声地说，像是这个问题烫嘴式的。在这里坐了一个上午，他是第十个这样问我的男人，在他之前还有八个女的也问过这个问题。想来也是这个店名总给人一种摸不透，猜不准的感觉。“婚姻逃离室”，这样一个颇为费解的店名，我不知道当时店长是怎么提出来的。在一次聚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问店长为何会取这样一个名字。店长颇不以为然地说，就和他表面意思一样啊，逃离婚姻的地方嘛。言简意赅。

“我们是全程免费的。具体的项目是客户自己选择的。你可以扫一下这个码，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或者你也可以和我讲你的需求。”

“啊，免费，那你们怎么盈利？”

“嗯，这你就要问店长了。我只是拿着死工资而已。”

那男子掏出手机对着墙上的二维码扫了一通，页面出来后，他就找了一张就近的桌子坐下操作了。其实关于盈利，店长和我透露了不少，他倒是对我很放松警惕的，完全没有那种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的害怕。可能在他看来，我是那种没有很大志向的人吧。简单来说，他首先通过用户在 APP 里填写的个人数据为用户建立一个符

合性格的虚拟人物，接着再使用客户在 AI 交互过程中的语言数据，形体数据和面部数据来填充数据库。意思就是，你进去体验了一下，可能下次另一个人遇到的 NPC 里就有和你很像的人物出现。确实很容易理解，那到底怎么盈利呢？我揪着这个问题问店长，店长拍了我脑袋一巴掌说：“数据啊，数据就是金钱啊，他们都签了协议的。”接着，店长便和我讲他是怎么利用各种各样的门店，各式各样的 APP 来收集数据的。可能你会怀疑这样做难道不犯法吗？“亲爱的，在这个法律未跟上的时代，你就躲着享福吧。”店长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还是搞不清楚数据能多值钱，以及老板到底怎么使用数据我也是一头雾水，我只是守着这个店子，拿着那份看上去还不错的工资就好了。我不需要费劲心思去拉拢客户，甚至有时候一个月一单都没有老板也毫不在乎，于是我就更加不在乎去拉客户了。而在二维码出现在墙上后，我甚至少了要去解释各个项目的麻烦，有时候你很难想象某些客人提出的问题是如此的莫名奇妙。

就这样，我守着这个店子过了两年，每天我要去的就是开门，开灯，关门，关灯。我丝毫没有觉得无聊，我把自己娱乐的家伙全放进店子里，有次店长路过进来喝口茶，看到满屋子的电玩时，店长毫不生气，只是比往常坐的时间少了些。我也没太在意，只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玩乐，度过在店里的每一天。而这个店子托了它的名字的福，每天都会招惹一些失魂落魄的男人或女人进来，他们扫完码，填完信息后就到后面的体验区玩上个半个小时就走了。我开

始去幻想这些进来的男女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于是我去后台查看他们的数据。令人失望的是，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只是一些量化的指标罢了。然而，就在我无聊想要退出的时候，我不小心右滑到了私密空间。跳出来的界面提示我填密码，我试了好几个都无果，所幸就直接问店长好了。我发 wetalk 给店长，说碰到私密模式了，很好奇。店长过了十分钟以后回消息过来，建议我关闭这个界面。我发了很多软磨硬泡的文字过去劝说店长告诉我密码。店长不同往常的嬉皮，反而一脸严肃地说知道了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只好放弃，但是这个私密模式下隐藏的东西，以及店长的不寻常在我心里像是埋下一颗很小的刺，总是在隐隐作痛。于是，现在我来到店子后，我总想着破解这个私密模式，一探其庐山面目。最后，我花费了近三个月的工资从网上招募了一个黑客，替我拔出了这颗隐藏许久的刺。

然而，得知真相的我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相反，我陷入了深深的害怕。店子后面的体验区不单是 AI 交互，实质上是一个记忆提取装置。许多希望逃离婚姻的男女来到这里进行人机交互时，机器首先会提取使用者的记忆，进行分析，给出一个摆脱婚姻的方案。相当于，在你的脑海里进行一次外来的白日梦，不，应该是幻想，它会按照你的快乐值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就像许多年前的强化学习一样。明白了这套流程以后，我还是没有想到它的危害所在。于是我打算亲自去尝试一下，尽管自己没有什么失败的婚姻或

者是难忘的恋情。然而，当我拿起头盔的一瞬间，我忽然被冷风吹过一般冷颤了一下。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机器的恐怖所在，它会将你的所有记忆提取出来，重建出图像，文本，声音，再有所剔除地放入数据库里。之后，便可以根据这些提取的数据重构出我这个人，并能扩展整个社会关系网。而关于我的将来，也能完全地由现有的网络运行推算出来。简单来说，一旦我被完全地提取了记忆，那么就可以根据我的过去，我的过往社会交互推算出我的将来会以什么样的路径运行下去。这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将来也是毫无意义，那么我的存在就不重要了，之后我会被消除吗？然后一个数字人代替我在网络里存活下去。那我会意识到我的死亡吗？

那天下班后，我像是失魂般耷拉着脑袋走在街上，我不停地在想我现在是存活者吗？我的流血以及知觉有意义吗？

光谷的夜

在我刚入大学那会，也就是 18 年，光谷转盘那地方整个一圈都用铁片围起来，只留下单人行走的空隙。我记得有次搭公交去中南路，有两辆公交近乎同时到达，都停在站标前。而要坐车的乘客早在公交来之前，便开始沿着车子行进的方向在本就拥挤的空间里硬是从车尾追到了车头。我裹在其中，早已被挤得分不清那辆是我要上的了。最后好不容易松了一些，我才上了公交，谁承想刚要往车的中部走去，车子便轰轰地开动了。我当时大惊一跳，本就拥挤的车厢再佐以紧张的出发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二次做武汉的公交，也是最后一次。这就是我对武汉（更具体地说是光谷）的初印象，拥挤，修补和急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开始重新认识光谷。从最初常去的鲁巷广场到光谷步行街，我从刚开始的晕头转向到后面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光谷各部分之间，我觉得这是时间难能宝贵之处，经历即是财富。然而这些都只停留在光谷的白天，我真正意义上体验到光谷的美是在夜晚，那时我和朋友刚看完终结者某个系列的午夜首映场，从 CGV 的后面绕出来去南二门。午夜的光谷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凄凉的美迎面而来。孤零零的大街上偶尔扬起几只垃圾袋，路灯照亮了整片道路，店铺的灯只零星地闪着。那是个深秋的夜晚，过往的风中多了些许的萧瑟和寒冷，当时我们都没有穿很多，只好

被冷的裹紧了身子。后来，回了校园才觉得温暖了许多。也是在那个夜晚，我才意识到华科对于我其实是一个十足温暖的存在。或许是因为对华科的熟悉给我以心安的感觉，抑或是华科的多树造成了它舒适的氛围。

很多时候，一件熟悉的事物，其实能给我们心里以积极鼓励的暗示。幼年时期，我迷上了一款叫做《2048》的游戏。玩起来很简单，就是2的相邻倍数叠加而已，有点像消除泡泡，只不过这是以数字来叠加罢了。有一天，我发现如果我刻意地将最大的数占据在某个方位，并最少程度的移动它，这样的策略可以支撑我一直玩下去。其实说一直玩下去，我也只最高玩到4096，太高的实在懒得玩了，但我意识到我找到了这个游戏的bug。这件事让我颇为自豪，偶尔上学时看到别人在玩同款游戏时，我都会忍不住指出来这个策略。过了几天，由于自己掌握了这个策略，对于这款游戏的兴趣便彻底败下去了。就在我放弃这款游戏后的几天，我同样向别人炫耀我的技术时，对方却说他已经知道了。这让我有点受打击，但幼年时期的感受总是遗忘的快，过了不久，我就开始转战其他游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自豪仍然隐隐地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发光。

那次经历过后，我像是嗑药般沉迷于光谷的夜，我渴望再次体验空荡无人的街道，肆意贯穿的风和清冷十足的灯。然而，之后的几次出行总无法体会到当时的那种悸动。确实，情人初次见面的情

欲涌动到之后的相看两厌，所需要的只是时间罢了。我们总在期待某种长久，渴望一辈子的诺言，实质上也只是较为单纯幼稚的臆想罢了。所谓的永恒估计只有时间本身吧。后来，我又去思考，这些颇具有祈福意义的话语以及行为，流传了上千年，必有其存在长久的原因。有时候这些自我欺骗，不时刻保持清醒，不拿着放大镜过日子实质上是让个人的体验更加舒适罢了。

这样的观念转变后，每当我去景点游玩看到那些起伏的红带子写着长长久久之类的话语时，我总会轻轻一笑。记得是去年的某个时间，我看到新闻说一个女子拿着钳子跨越很远的距离去当时和男友系上的爱情锁处硬生生地把刻着两人名字的锁给钳断了。当时我只觉得好笑，等到了自己经历那个阶段后，我才明白原来一个人失望生气的时候，许多不合常理的事情都能够轻易下定决心去做，像是已经不需要大脑思考般。分手后抑或是情侣闹别扭时，总是会有些偏激的行为出现，大多都乘着泄愤，示威之类的想法，而回想当时许下的长长久久又不知是否还有脸面去面对。经历过后，我会告诫自己要在烟花绽放的时候就去欣赏，在花盛开的时候就去观察，说什么下次，什么长久的都是对现实无力把控的投降。

光谷如今修的齐全了，转盘那里特地修造了地下通道来连接各个部分。但不知为何，我很怀念当时灰土扬起的日子，那些横穿马路的肆意妄为。光谷的夜一如既往的上演着，年轻一同往常的消逝，

留下的只是遍地的琐碎和一汪清冷的妄想。

写在二十一岁之前

在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写下一些当下的文字已经成为一份个人的传统了。每逢这个时刻，我都会想到当时在东九 A 栋复习完后想起自己还有年度总结没写，便耗在几度断电的教室里硬是写完后才离去。很多时候，回忆起的并不是某些很具体的细节，相反是隔着时间蒙上的一层看不清道不明的纱，有种隐约的美和趣味。回顾当时，已经是过了将近一年半的光景，可当时的那份坚持那份心境却历久弥新。

我该如何谈起我的二十岁呢，像是自己已经阅历万千般，又或是胡扯一通。我不知该如何下笔，但是写一些东西的念头是如此的强烈，于是我还是怀着总归是一个纪念的想法瞎写一通吧。学生时代的年龄往往和年级纠缠在一起。我的二十岁和大三年级扯在一起，和武汉这座城市绑在一起，和华科这座学校捆在一起。我想，若干年回忆起这段岁月，武汉，华科这些字眼是绕不开的，倒不是有多么的怀念，多么的不舍。我之于武汉，只是一个求学的外地孩子，武汉于我也只不过是一段大学时光以及和某些人纠缠的一些碎片式的记忆。但是真的能这么简化吗？我想是很难的，大学的这几年来是我思想形成的基石，我借由图书馆吸取的知识，我独自度过的这些时间是不可磨灭，难以忽视的，我庆幸见到这样成长的自己。虽有遗憾，但不可否认，大学于我不仅是个求知的地方，更是一个

寻找自我的地方。不夸张地说，大学见证了我独立人格的产生，从一个小地方小学校出来，我时刻像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三年的磨练，三年的成长，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部分独立人格。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插曲，在我高二的时候，我和同学去看电影，是当时比较火的《微微一笑很倾城》。虽然现在很迷惑当时几个男孩子跑去看这种青春偶像电影，但当时可能更多是一份星期日消遣吧。我记得当时片子很烂，只后面王思聪的客串贡献了略微的看点。但我害怕扫兴，便打圆场地说这部电影还行吧，我一说完，朋友就指出你就看到后面王思聪出来才觉得好看。我觉得很羞，自己总是害怕表达出真实的情感，总想着要顾全着大家。我过了很久才学到，朋友之间没必要追求所有的顾全，很多时候真诚反而是主要的。说了许多，我只是想说自己越发地觉得偶尔迁就，偶尔委屈求全并不会换来某些安宁，相反是个人人格的丧失，是一次次的附庸。如果要我给二十岁的自己一个建议就是，爱护自己，珍惜那些一个人的时间。

也是最近，或是许久之前就已注意到的问题，愤怒和冷静。很多时刻，自己会莫名地做出某些失控的决定，或是肆意地让自己的情感外漏。我很艳羡那些在突发时刻，危机时刻能够冷静如平时的人。我仍在学习，仍在经历。越发去期待未来的自己，像是提前透支了想象。我时常会幻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会在哪座城市。我幻想有个时间穿梭机能将我带去未来，看看成长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这样无妄的幻想，痴心的渴求只是一种虚无

的表现罢了。我愈发地觉得珍惜当下，努力过好每个时刻的自己，这不是追求尽善尽美的自己，而是摒弃那些以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以未来的某个存在状态而奋斗时忽略了过程的做法。人的离去，到来，难以捉摸，你的未来也迷茫一片。何不紧紧地抓住现在，不求未来，不求名利，只求心之所向。你的人生无限，世界就在脚下，何处能设限呢？

我是一个很怯弱的人，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个人通病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弊端。我倾向于细细地等待，等待一个足以看上去尽善尽美的选择。诸如的选择像是某些翘板上的支点至关重要，而在这其中分清外界与自我其实是无比艰难的，像是从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全新的审视自己，去二分，去遍历所有的好处与缺点。最大化，最优解，这些术语过于理性了。人是一个颇为感性的动物，我们会共情，会有许多的情绪，正视自己往往就是去正视自己的感性，正视那些占据大头的情感。

又是一点，怎么避免自己被无聊裹绕？这是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工作，学习，任何提升自己的事物填充了人的时间，那么享受呢？快乐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在这个努力至上，内卷第一的时代，所有人像是赛跑般往一个虚假的出口奔去，我被裹挟在其中，不知所措。这样的囚徒困境解决我只在我的挚友赵小宇身上洞察一二，我很怀念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

已是九月，秋天像是要打包寄来了，很多事物开始显露衰败之态，但总有一两抹绿色保持长青。我想如果人能怀揣着一份长青，一份持续的热爱，那么年岁只不过是时间永恒流逝的结绳计数罢了。

一桩被伪造成谋杀的自杀

陈北山死了，死的很奇怪。

他赤身裸体，头泡在浴缸里，头发在四周散开。一只手搭在墙上的载物台，另一只手则撑在浴缸沿边上。这样的死亡姿势让人很轻易地推断出是凶手在他的后方开了一枪，于是被害人顺势倒在浴缸里。案件看上去明朗极了，来调查的民警和社区里的居民都整装待发地开展他们的调查和想象，不断地缩小嫌疑人范围，调查不在场证明，找出杀人动机。不过只有我知道这是陈北山的一个玩笑，一个恶作剧，抑或是他无彩的人生渴望得到关注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在他死亡的前两个小时收到他的邮件，原想着把邮件全部粘贴在这里，但考虑到我要说的还有很多，要坦白的还有很多，我在这里就只挑了一些片段出来。

吾兄看山（陈北山很喜欢这种老气的问候语）

展信佳。

你看到这封邮件时，我已经离开人世了，我设置了定时发送，所以不要被吓住了。我在死之前一直想怎么和这个世界告别呢，我原想着给我的母亲打个电话的，后来觉得还是不打搅了，我又想着给丽芬打个电话，说家荣就拜托她了。我银行里还有一些存款，密码她知道的，卡就在老地方。我想给很多人打电话，甚至是那些只

说过几次话的，我想感谢他们的到来让我的人生看起来不那么的平庸了。就这样我犹豫了好久，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舍不得死。我又琢磨了一会，比较了生和死的弊端，我想我还是离开这个人世吧。这样一想通，我好像一点顾虑都没有了，但我还是不想死的这么平庸，我一辈子都躲惯了，这次我想好好地风光一把。看山兄，我明白发这封邮件会给您带来不少的麻烦，但恳求您能帮我这个忙。如您答允，请于下午三点来到敝舍完成下面列出的事情，钥匙就在门前的地毯下。

.....

之后他又啰嗦了一些话语。我嫌麻烦就没有罗列出来了。

对于陈北山，我只有个很模糊的印象。学生时代的他，在我们院颇不起眼，长得倒是蛮清秀。只记得他蛮喜欢搭配上白下黑，许多同学都笑他有种小干部的派头，他倒是毫不在意，仍我行我素。最后他大学毕业后去了哪里，班里貌似没有人知道。我和他再次遇上是在杭州旅游，我恰好公司派我出差三天，最后一天闲了个下午就想着去西湖玩玩。谁承想，我的同事给我在断桥上拍照时，我从照片里发现一个感觉很熟悉的面孔。想了一会无果后，我就索性拉着他问是不是**大学的。他扭过头看到我的脸后，顿时就惊呼“看山哥，我陈北山啊！”，嗯？北山，哦，上白下黑啊！“北山啊，你也在这里旅游吗，好久没见了，有五年了吧。”“那可不自从大学毕业

业之后就没见了，倒也不是旅游，我家就在附近，我带我儿子出来散散步。”这时我才把视线转向他旁边的那个小男孩，很清秀的脸，和他爸爸一样。小男孩注意到我在打量他后，立马就张嘴说“叔叔好。”我听完心里很开心，倒蛮懂礼貌，是个好孩子。

说过一阵话后，陈北山见天色将晚便提议到他家用晚饭，我忙拒绝，想着晚上还有飞机要赶。陈北山很坚持地说到时他送我们过去，用不了多久，下次见面又不知道要到啥时候了，这次好好聊会天。我又推脱说行李还在酒店，恐怕时间有点赶。这时北山面露难色，我也不想再张口来说更多拒绝的话，就这样我们僵持了一会，直到我的同事出来打圆场。他说行李到时他带去机场就好了，要我们俩好好聚聚。北山听完欢喜的很，忙拉着我的手往他家里的方向走去。我无法讲清楚北山为何这么的热情，仔细想了下，我们在大学期间顶多就是个点头之交。我不好开口问，也就这样随他去了。如今我在此时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好像了解北山那种热情了。对于他来说，我就像是过去的一张活的明信片，给他已经死亡的生活些许新鲜。他就像是火车上的一个钉子，周而复始地随着轨道滑行。他甚至连摆脱的机会都丧失，家庭，房贷，工作就像是榔头，一次次窜出想逃离的念头，一次次又被钉紧。

北山死了，就死了十五分钟，人们谈论过后，他就消失了，像没有死亡过，也同没有存活过。

陨落的家燕

祖父顶喜欢家燕，他常坐在门前的长凳上，望着燕子飞来飞去，往往就这么盯上大半个上午。没有燕子的时候，他就怔怔地盯着燕子的巢。如果没有巢，他就把目光移到他面前的路上，视线穿越了飞扬的尘土和不断叫骂的村庄。祖父在鸡还没报鸣之前，就从堂屋扯出凳子摆在门槛前，好不容易弯下腰，屁股放在凳子上后，祖父长须了一口气，接着就像铜像般一动不动，眼皮也只是最低限度地眨动。只有在燕子飞来或者飞走的时刻，祖父才会紧忙调动脖子，将目光牢牢地捆在燕子身上。我的母亲，一个厚道的农妇，一个极具孝道的农村媳妇，在看到祖父僵尸般的姿势后往往扯着嗓子，用全中国农村统一的大嗓子对着祖父喊到“你这么早坐在那里干什么啊？”我的祖父如往常一样，不回答，不理睬，像是没有听到这声可以穿越大半个村庄的叫喊。我的母亲也同往常一样像是完成一件无关痛痒的事后，回到后院去剁猪草了。村庄永远是这样，一天连着一天，一天重复着一天。没有明天，也没有今天，只有不断往复的农活和三餐。

我出生在陕北一个非常平庸的农家里，这样的婴儿你可以在整个陕北大地找好上百万，而我的父母也可以找出上百万他们的复制品。生活就是一滩死水，而家庭是一场虚假的宴会。陕北的餐桌上干巴巴的，每个人都渴望着水。赶早，我的大我两岁的兄长，就要

去村口打水，夏天要打满四缸，冬天要打满三缸。而等我长大到十四岁时，这个重任就传递到我的肩上。这些就像传统一般，不需要解释，甚至不需要言说出来，往往餐桌上一个眼神一个稍微传神的肢体动作就能传达这个信息。村户人家往往不需要多的言语，可能是白天的农活已经耗尽了体力，又可能是因为吆喝农牛时耗尽了嗓子，再者可能的就是习惯混乱吵闹时扯着嗓子叫喊，等到了安静的时候却难以发出声音了。是的，就是这样，农村就像是死亡一般。而我活在这种孤寂的死亡，我的无限年轻，我的无限生机，渴望一个出口，哪怕是一个用指甲划开的小口都会让我觉得有种逃离的可能。

于是，我来到了城市，沉迷于它的白天和黑夜。我开始表现得像是丛林中攀援的猩猩，从一个地方流连到另一个地方。我遇见过很多的人，参加过很多活动。我深感自己的虚无，像是依附在路灯上，不断地观察和模仿路人的姿态。我沉不住气，一秒也不能久停，我时刻渴望新的血液注入，时刻等待着出发。世界是荒诞的，整个社会已经病态了，所有的人都活在他的自大里，每个人都像是隔离的孤岛，像是回不了家的候鸟，是一只只无法落地的无脚鸟。我要趁着我还有飞的机会，逃离，飞远，我要摆脱这个被毒药侵蚀已久的丛林。祖父，用他一贯的姿势，母亲用她一贯的大嗓门迎接了我。他们没有埋怨我两手空空，他们没有谈起我离开后日子。但我想，我无论在哪，村庄是一样的运转，城市也是一样的运转。多年以后，

我取代了祖父的座位，在门前的长凳上盯着燕子飞来飞去。我变成了另一个祖父，或者说是村庄的新一代继承人。在燕子不在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那些城市的日子，我不知道我是在怀念我的少年时光还是那个一往无前的自己。

村庄持续死亡着，城市则在不停地沸腾着。我的外孙准备去城市闯一片天地，他固执地厌弃村庄的冷静，他已经收拾好包裹，满脸自信地对我，和他的母亲——我的农村女儿，说“我走了，我会打电话回来的。”我见证了许多梦破碎，许多健壮的孩子被砍掉胳膊般一蹶不振。所幸我在双手尽失的前夜回到了我的所属之地，我很庆幸，很满意。我的剩下时光只想盯着祖父的燕子看下去，我的两眼已经见过太多东西了。

万里园

顺着红棉路往体育中心的方向走上六七分钟，就能看到万里园的正门了。说是正门，其实就是一扇破旧的门旁依稀还能辨认出万里园三个大字。早年间绿漆全已脱落了，残留的痕迹也难以让人觉察到。这个园子是从我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当年听说是捡了大便宜，原先的那家人莫名地死了个姑娘，隔了几天那姑娘的同胞弟弟也死了。那家主事的请先生到家里来看，那先生绕着园子走了一圈后说是风水的问题，指出园子的那棵槐树渐渐地不行了，镇不住这园子的邪气。那主事的一听，吓坏了，忙打听着手。我祖父恰巧从外地逃亡过来，正准备南下，一听有人在低价卖园子，忙凑过去商量价钱。一个着急卖，一个心急想要，价钱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何况我祖父本就不信什么风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已经知足了。

等那家人搬走的头天晚上，祖父就携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了进去，逃难的人家带的东西都少，因此说是住进去其实就是把包裹拎进去，再把床给一铺就完成了。那家人不知是走的仓促还是有心报答祖父的接手之恩，一些家具都没有带走，这也给祖父减轻了许多麻烦。但话又说回来了，这园子确实古怪，祖父搬进去的第十年，那个长成的大儿子却莫名地死了。这事让祖父十分的害怕，他怕继续牵连着一儿一女，就连忙搬了出去，只偶尔来

这养花养草。过了几年，祖父仍未有想搬进去的想法，也没有找合适的下家，这园子慢慢地衰败下来。草开始疯长，池塘里的水都败得臭味四溢，房间也蒙了好一层灰，祖父好不容易种下的花也败得败残得残。而这园子对于我和表妹江兰来说，却是个十足的好去处，父辈们也不拦着，只是到了饭点找不到我们时会很不耐烦地说上一嘴，许是又在那园子里鬼混。

那园子可真是好玩啊！跳来跳去的蟋蟀，潜伏在池塘里的青蛙，偶尔飞上枝头的鸟，许许多多的小动物都是我和表妹的童年玩伴，表妹还给经常碰面的取过名字。刚一进园子，表妹就扯着嗓子大喊到：“我要去看兰兰来了没有。”不知道她是在对我说，还是对她自己说，抑或是对着这个园子说。哦，兰兰是一只鸟，幼年的我们说不出品种，说给大人们听他们总是很不耐烦地回句，还能是什么，就是麻雀啦。我和表妹都不肯相信，我们都很幼稚坚定地相信这个鸟的品种一定不简单，一定不是那种寻常到普通家的麻雀。那些日子就是这样，什么物什到了我和表妹的眼里就变得闪光般，变得与众不同一样。后来的我和表妹再度说起这些趣事时，表妹倒是一改往日的幼稚，略带几分无奈地说到：“哎，谁小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未来是闪闪发光。”这句颇为哲理的话让我很难相信是从表妹口中说出来的，我回去细细想过，可不是这样吗？幼年时我们对于身边的物什都抱有一种高于物体本身的期待，就仿佛是我们的父辈将这样的期待投射在他们的子辈身上，就如那只本

身就是麻雀的鸟硬是被我和表妹说成是某只高贵的鸟。

表妹的人生倒是出奇的安稳，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表妹在姑母的强烈要求下，硬是好好的读了几年书，于是表妹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表妹在老家分配了个粮食局的秘书员的工作。刚工作没几个月，姑母就拉着她去看姑母之前相中的男孩子。那男孩子也是刚毕业，分配了镇上的工作，父母又为他买了离工作的地方近的房间。人嘛，长得也不能说难看，只是总给人一种扭扭捏捏的感觉。表妹和那男子约着见过几次面后，两人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说是等着快过年的时候两个人就办婚礼。结婚过后的两人相处并不能算甜蜜，只是一如的安稳吧。在他们结婚的第五年，二人就分居了，姑母曾多次到二人家中劝过都没有什么起色。之后听说表妹又回去了一次，后面却又分开了。今年，离婚的表妹找上我说是说会子家常话，我知道这次并不简单，毕竟有谁从遥远的江西九江赶到福建厦门来说家常话的。

我见表妹许久未说话，于是就讲了些幼时的趣事给她听，没想到回复的是上面的那句颇有哲理的话。我顺势接过话茬，对表妹说：“两个人相处总免不了磕磕碰碰的，互相包含一点就算了。”表妹没搭话，只一味盯着窗外的云看。过了十多分钟，我耐不住，又说：“兰妹子，到底是遇上啥事了，说出来，哥帮你出出主意。”这时，表妹才转过头来，和我说“山哥，我实在不知道咋开口啊。”

“妹子，你尽管说，哥的嘴严实的很。”

“哥，我…”

“妹子，你就说吧，哥你还不相信，谁在万里园帮你打过多少掩护，撒过多少谎了。”

“哥，我原原本本告诉你吧。”

接下来听到的故事我很是惊讶，同时对表妹的遭遇深感惊讶。

“我和那男的，结婚之前没有做过，我心想着婚前做确实不好，再说他没有那个意思以后我就也不期待婚前来那个啥了。结婚当天晚上，他动了一分多钟就没动静了，我虽说之前没做过，但听也听说过，知道不可能这么早的。我想着可能是他不行，慢慢调理就行了。但是之后的几个月他碰都没有碰过我，我想着找他呢，他总说他累。我寻思着是不是他外面有人了，于是我拜托他单位里的梅姐帮我留意着点，只不过几个星期后那梅姐信誓旦旦地和我说他在外边决定没有人。但是我还是不信，否则一个男的不得憋坏了，于是我请了一星期的假来跟着他。在头五天，我完全没有发现什么，他出门了就去上班了，下了班也就立马回了家，我开始想是不是真的怀疑错了。刚准备就此罢手后，我突然想到鬼知道那男的在单位里干什么，也不能全信那个梅姐的。我找了个理由混进他们单位里，蹲在他办公室门口。我原想着再坚持一天就算了的，毕竟我也请不了更多的假了，却没曾想让我蹲到了这龟儿子。那龟儿子去了一趟

厕所，过了半个小时也没出来，我想着大厕也用不着这么久啊，于是想着进去看一下这龟儿子到底在干嘛。但刚走到门口我又怕，怕被他发现后怎么面对他啊。最后我还是想着不能白来，壮壮胆就进去了。我走遍了整个大厕区域，发现只有三个被锁着，看来他就蹲在里面一个。我还是不想相信他真的只是在蹲厕所，他一定是和骚狐狸在一起。我当时气极了，就趴下来一个一个地看。看到第三个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那男的穿的鞋，还看到了四只脚。”表妹说到这，眼泪砰地就砸下来了，我忙递过去纸巾，又说到“男的总是爱偷腥，外面彩旗不断的，这种男的早离早好。”

“我的哥哥呀，你以为那里面是个女的啊，那是两个男的啊，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哎呀，命啊。”表妹又开始像乡下哭丧似的叫喊起来，我听完顿时就愣住了，两个男的，能干吗啊，能，哎，造孽啊。“妹子，你别哭了，为这种人不值得，不值得啊。”“哥啊，你知道最让我痛心的是啥吗，是我告诉我妈，她还劝我回去咧，她还说是我留不住男人咧。我就骂，我就骂，就骂那个男的是个欠操的，我妈就打了我一巴掌。她打我哎，她动手打我哎，我的命啊！”表妹又开始了一轮的哭丧似的叫喊。我还是呆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表妹哭过一阵后，抹了抹眼泪，又开口说到：“后来，那男的也来劝我回去，说既然我都知道，之后他也不会管我了，他想说我也要出去找野男人咧，我就骂他说那让你男人来操我呗，一个是操，两个也是。他立马就红了脸，说他们两是真心相爱的，我当时气的

心都要出来了，那你娶我干嘛啊，你娶他啊，你来祸害我干嘛……”表妹的叙说中又掺杂些我从未听说的词语，表妹说出口时的神情不得不让我觉得那些词语应该是污秽的，咒骂的。不等我好好辨认那些词语，表妹又恢复了叙说“我后面回去了一趟，但我实在呆不下去啊，我也想出去找，但是这么小的镇子，万一传出个什么，一口一个唾沫就把我给淹了。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就和他说离婚吧，他也爽快，给了我二十万说是补偿。我知道我不该接，但我还是接了，这么久啥都不捞一点我怎么对得起今后的自己啊。拿了二十万，我就跑了，我不想见到我妈了，她之后在电话里又来骂我，我索性换了电话卡了。”

“妹子，我好同情你哦，妹子，要是我是你，非得把那男的阉了我才走。”

“阉了干嘛，他又不用。”妹子说完这句，自己被自己逗笑了，我也尴尬地陪笑了几声。

“那妹子，你今后打算干嘛。”

“我想回那园子，要是真的能克死我，我也就认了。”

“妹子，你何苦呢，你到那些大城市了，玩玩耍耍好不潇洒。何苦回那破园子。”

“哥儿，今个来见你是来告别的，你也别留我了，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园子也有园子的妙，我实在不想和人打交道了，还不如

到园子里种种花养养草。”

“妹子，你就不怕姑母来找你，把你给撵回去。”

“那一天再说呗，我也没啥顾忌的了。”

“好吧，妹子，你这么说的话，哥哥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祝你今后能顺心顺意一点。”

“得咧，要是哪天你呆不下去了，随时来园子找我。”

表妹走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回到万里园，那里被表妹收拾得干干净净，漂亮极了，还种了许多颜色的花，表妹就坐在池塘旁新立起来的秋千上自顾自地荡着，脸上布满了笑。从梦中醒来，透过窗我看着厦门的午夜，路灯全都亮着，昏黄昏黄的，被风吹过，光随着动。一浮一落，像是回到了万里园的时光。

东莞爱情故事

“你今天也要上班啊，不是全国都放假吗？”

“就是放假的人多了，我才歇不了，那个李老板可是下了死命令，说要拿出敬业态度来。”

“老板都这样，累的又不是他们。”

“累是累点，加班的工资也高，客人也痛快的多打发点。”

“我再睡会，你把窗帘给我拉死，稍微有点光我都受不了。”

“行，大小姐，你就多睡会，上班了可就不好睡了。”

对话的是小兰和春柳，小兰是个电子厂的女职工，这个月轮着上夜班，春柳在一家卡拉 OK 里做招待。两人都是从江西萍乡过来的，在老家从未碰过面，却在租房子时遇上了。一聊开得知是老乡，迫不及待地就谋算着租了个单间，买了张上下铺的床便安顿下来了。小兰刚开始知道春柳的事，心里还有点膈应，想着挑个时机给搬出去。但还没等着搬出去，小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来是合适的房子实在是难找，二是春柳的为人也没话挑。虽然钱是不干净点，但是下等人挣钱都不容易，谁还嫌弃谁呢。把这层想透后，小兰也就不嫌弃春柳了，偶尔还帮衬着她，春柳也很懂得感恩，KTV 剩下的瓜子果盘，她总拿回家和小兰分享。两个人的相处倒也平静，只不过春柳的一件事打破了这份难得的平静。

“姐，我和你说个事，我好怕哦。”春柳略带哭腔地对小兰说。平时春柳唤小兰为姐，小兰也就顺着她的叫法回她一声妹。其实二人都没聊过生日，年龄之类的东西，所以谁大谁小二人也说不准。

“咋啦，是碰上啥麻烦了吗？”

“我……没脸说啊！”一说完，春柳便掩面哭了起来，刚开始还是压抑着低声地哭，慢慢地放开了哭声。

小兰心想不让春柳哭一定时候，也难得把事好好说出来，便开口说到：“妹子，你要哭就先哭会，姐就在这陪你。”

听了这句话，春柳越发任哭声大的穿过房间，穿过楼道。所幸这个时候其他人还没下班回来，楼层也就空着，哭声就任意地闯进无人的房间里。哭了一会，春柳一抹眼泪，低着头对小兰说：“姐，我好几个星期都没来了。”

小兰顿时愣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

“不会是你客人的吧。”

“绝对不是，客人我都是戴套的，没戴的我事后都吃了药的。”

春柳连忙说到，迫切想要证明自己说的是事实的，边说眼睛还转，像在回想在验证。

“那是阿强的吗？”“应该是。”

阿强是和小兰同厂的男工人，在一条流水线上做分拣员，约莫

着 25 岁的样子，长年都着工厂的蓝色工服，鞋子也是便宜的帆布鞋。他和春柳是在一次联谊会上认识的，那时从江西吉安来的陈大哥临时起意说要办一个联谊会，活络活络江西仔的感情。陈大哥出门打工很多年了，说的话多少有点分量，小兰和春柳也不好拂了陈大哥的意思，只得来参加了。就这样，她们俩在聚会上认识了从九江来的阿强，其实阿强也没啥出彩的地方，在联谊会上像个边缘人一样只顾着吃花生米，喝啤酒。春柳一番好心，便去和阿强搭话，没想到一聊起来阿强总是能接住春柳的话茬，越聊两人越开心。第二天，阿强居然拜托小兰约春柳出去，一来二去，两人也就在一起了。只不过说来奇怪，谁也没表白，像是自然而然地上床，出去玩。春柳也不挑阿强要送她礼物，阿强后来知道了春柳是干那个的也没有什么意见，两人还是保持着原先的关系。对于二人在一起，小兰总感觉自己有种义务，毕竟当时阿强摆脱自己的时候自己也就顺手推了一把。

“你告诉他了没？”

“没呢，我害怕啊。”

“傻妹子，没啥害怕的，两个人商量妥当了，处理了就是。你现在在这哭哭啼啼地能做成啥事。”

“姐，你是要我打了这个孩子？”

“妹子，我可没这么说，还是得看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你去探

探阿强的口风呗。”

“姐，好姐姐，你帮我去问吧，看他是怎么个意思。好姐姐，我求你了。”

“妹子，不是姐不帮你，这种事情一定要两个人坐下来好好想好好谈，要打掉的话就去找个好点的医院，要是留下来的话，阿强愿不愿意娶你，孩子怎么办，我在中间传话怕把事情给搞混了。”“姐，那我今晚就去找他，早点弄好我也早点安心。”

“好妹子，这才对嘛，现在先把饭给吃了，再躺一会，等下两个人好好说清楚。”

当天晚上，两人约在最初相识的小摊前，小兰把孩子的事情说给阿强听，阿强刚开始很是惊讶，说每次不都是做了防护措施的吗，不会是客人的吧。小兰很肯定地告诉阿强孩子就是他的，阿强还是难以接受，说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打了吧。小兰说那就打了吧。随即二人就回家了。

刚一进出租屋，小兰就拉着春柳的手臂说：“妹子，他咋说啊？”

“他说要我打掉。”

“这种男人脱裤子的时候利索，甩责任也利索。”

“怪不得他，也是自己还有个痴想，想着他能硬气点把我娶回去，毕竟都谈了这么久了。也怪自己是干这一行。谁不得嫌弃呢。”

“妹子，你也别这么说，男人到了扛起责任的时候都这样。”

“姐，好姐姐，你能陪我去医院打掉他吗？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养他。”

“好好好，你下定决心就好，趁着孩子还没大，我这周末单休星期天，我们那时候去吧。”

“嗯，好，我提前和经理说下。”

打完孩子的春柳像是丢了魂似的，干事情总是没有精力，客人总是抱怨春柳在做那个的时候会突然发出一阵冷笑，事后，又会拉着客人娶她。渐渐地就没有客人点春柳的钟了，春柳也借此从 KTV 脱身出来，找了家酒店做洗碗工。二人仍旧住在一起，之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日子也就平静快速地流过了。这一天，春柳找到还在床上的小兰说：“姐，阿强又来找我，说他攒够了钱想回去开家饭馆，要我去帮他。”

“妹子，你啥想法，你怨他不怨。”

“要说怨吧，还是有点怨的，只不过这东西也难以勉强别人，本来在一起就是图个快活，突然要他负责也是要不得。”

“是这么回事，那他这次来找你是要你去打工，还是”

“他的想法是，先两个人开个店攒点钱再向我家提亲。”

“妹子，这我就不懂了，为啥还要攒点钱才娶你，直接娶了开

店不是一样的吗，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嘛？”

“我也犯嘀咕，只不过他说他事先已经和他爸他妈说了帮忙的女的就是他要娶的，只不过他爸他妈都放心不下，要先见过面熟悉一段时间再说。我是这样想的，我去帮他做和在这做也差不多，他毕竟给了句话给我，我这种人还有什么可挑的，亏得他不嫌弃我。”

“妹子，你别把自己看的这么低啊，你未来找的男的又不知道你是卖的，你咋就捆死在他身上了，他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要不得的啊，妹子。”“姐，是这样的话，但是好在两个人都知根知底了，信得过些。”

“妹子，我也不多劝你，你先问下自己你跟着他会过的好吗？”

“姐，我不知道，我只能赌一把了，只得相信他了。”

“妹子，我也不劝分劝和，我就一句话，自己去想清楚跟着他会过得好吗？”

“我就是怕之后别人知道了我的事，都不来娶我，我就成了个没人要的，好在他现在还要我。”

“妹子，你把自己想的太轻贱了。”

“姐，我再想想吧。”

一年后，阿强娶了春柳，还邀请小兰去喝喜酒。小兰原想着不去，毕竟自己当时说了这么些话，但是春柳丝毫没有计较，阿强估

计也不知道。小兰这份喜酒喝得很不是滋味，她怪自己这张嘴老是不对话。春柳婚礼当天和她说，很感谢小兰，这么的掏心窝子地对她。其实小兰感觉自己并没有多么的真心对待春柳，更多的可能是同情吧。小兰又说她在做那个的几年里，遇到了很多人，他们在床上是一副多么甜蜜的嘴脸，像是二人真的就是新婚夫妻，而在街上遇到的时候，那些人总是无意刻意地避开她的目光，像是她的目光能吃了他们不成。春柳说看着他们挽着的那些女子个个模样都不是顶级好，但总是比路人出挑那么几分。春柳想不清为啥他们要出来找她，她可图的就是年轻吧，新鲜感吧。春柳又接着说，在东莞这座城市，人来人往地太快了，一开始遇到的两个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阿强是没有多好，但是她已经很感谢了。说完，春柳像是要哭一样低下了头，小兰这时候说到：“好妹子，咋又伤心了呢，这是好日子啊。多少人盼着呢。快别哭了，笑一下。”随即，小兰便抱着春柳，把春柳的头放在自己的左肩上。二人就以这样的姿势怀抱着，像是听不见外面的锣鼓喧天。

小兰回到了东莞，她开始静静地观察遇到的人，总感觉会遇上春柳说的那些人。在这样一座打工仔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忙碌，每个人都渴望爱情，每个人都喜欢每天会有新鲜的事发生。但是城市不提供新鲜，它只提供一如既往的公司运转，一同往常的工厂生产。春柳说东莞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只有两个平凡普通的人抱着取暖。小兰，春柳，陈大哥，阿强将几数年的青春奉献给这座城

市，东莞回报给他们以一叠钞票和一场失望。建设城市不是什么辉煌的奋斗梦，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句标语而已，他们总是要离开的。

北山失恋诊所

灵感来源于《暖暖内含光》和人工智能的畅想

2029 年 10 月 13 日下午六点半，我的微信收到一条好友申请，验证信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能见你一面吗？”。点进去查看他的昵称和头像，感觉有点熟悉，像很久之前见过。想了一会，我觉得应该是发错了，转身去热便当了。饭后，看了几十页刘子超的《午夜降临前抵达》，感觉很是无趣，相比于他的《失落的卫星》，这一本流水账气息十足。《失落的卫星》则不同，里面描写的几个人几段故事很是生动立体，现如今仍然回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对于旅行文学，我所期待的是什么。是文字描绘出的山水花鸟吗？我想不是。更多的还是旅行中的奇遇和过客，就如同看武侠小说般，跟在主角的背后看他一路艰辛一路坎坷，看他收获武林秘籍，看他收获江湖美女。想到这，我又突然想到年少时喜欢的大冰，不禁红了脸。脑海里仿佛有一个声音说，当时喜欢这小子的书，你是不是太闲了，太喜欢幻想了。越想越觉得当时迷恋青春疼痛文学的我懦弱十分，幼稚十足。把书丢在一旁，开始找部电影打发时间。

“小新，麻烦帮忙找一下悬疑但不是惊悚的电影，时长短一点。”

“好的，已为您推荐以下几部电影，根据您的观影记录，最推荐金凯瑞出演的《暖暖内含光》。”

《暖暖内含光》像是一部爱情片，哎，爱情电影有啥好看的，不就是我爱你，你爱我，最终分开的故事吗，老掉牙了。

“小新，推荐其他的吧，不是很想看爱情片。”

“嗯，好的，接下来的几部是诺兰的《致命魔术》和希区柯克的《后窗》，以及……”

“小新，可以了，就播放《后窗》吧。”

“好的，正在为您播放蓝光修复版本的《后窗》”

看了十分钟，发现没有变换过场景，有些许无聊，问过小新后才得知全片几乎没有场景变换。这样苦闷的夜我还是想看点爆米花万花筒式的电影，按照要求要小新切换了电影，没想到小新依旧推荐了《暖暖内含光》，我稍显惊讶，最终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观看了这部电影。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的脑海在上演着两个故事，一个是通过肉眼接收的电影信号，另一个是我一些很破碎的记忆拼凑起来的，不免感到头痛欲裂。这一个故事像是被自己锁在了某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锁开始生锈，有些支离破碎开始逃逸出来。

“小新，我是不是消除过记忆？”

“请输入密码查看答案”

“啥东西，问你还需要答案了，强制回答。”

“对不起，您设置了权限，无法强制回答该问题，请正确输入密码。”

“FUCK，你不正面回答就证明有咯。那我换个问题，我是不是封锁了一段感情？”

“此类问题的相关字眼以及痕迹均被您设置为敏感问题，请提供密码。”

“我怎么还记得，没有提示吗？”

“请提供密码。警告，您设置了五次持续此类问题后将进入消除档案设置，小新将恢复出厂重置状态，任何您的数据都会被消除。建议您不要再持续该问题。请输入密码。”

五次啊，还有再试一次的机会，最后一次我随便问个问题就可以避免五次了，接着我就可以继续问了。看来所谓的人工智能也不过如此嘛，持续了三十分钟这样的策略，我还是无法想起密码是什么，以及无法弄清这类问题到底隐含了一段什么样的记忆。颇感无聊，而我又不肯放弃，于是又开始不停地猜测，最终弄到小新无电关机为止。在这过去的三四个小时里，我心里也有了故事的大概梗概了。简单来说，我失恋了，消除了这段记忆，并对小新设置了敏感问题。但我还是觉得无法说服自己，既然我要忘却这段感情，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对小新设置虚假回答就行了，这样的拒绝回答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想清楚之后，觉得也不过是那样一回事，只不过还是不禁会想我尘封的到底是哪段感情。我在脑海里将我的交往经历都拎出来仔细地想了想，发现并没有遗漏。只不过我隐约觉得我在大学时谈过恋爱，但是脑海里又有不停地否定这个想法。

“小新，我大学是不是谈过恋爱？”

“请输入密码。”看来是哦，不然这种问题不会是敏感问题。那是和谁啊？本校的？外校的？网上认识的？社团？……继续回想，发现还是没有什么头绪，最终倦意爬上了脑海。于是我决定明天精神好了再来想一下这个曾经的被我封杀的“恋人”。叮咚一声，微信又传来消息，“抱歉打扰了，但很想再见你一面。”是下午那个加我好友的人发过来的。我感觉颇为厌烦，自己的倦意正在消逝，恐怕又要挣扎一会才能入睡了。我愤怒地敲下“不买彩票，不玩金融”回了过去。对方立马回了一句“今天是十周年，朋友一场总可以问候吧。”

十周年？那推回去不就是 2019 年 10 月 13 日，等下，密码就是 20191013，一个念头在我脑海迅速飘过。

我大喊到：“小新，输入密码 20191013，解封记忆。”

“正在验证，请回答问题‘许看山，你真的想记起来吗？’，您有 30 秒的时间考虑，29，28……”

“该死，我都弄了这么久了，怎么可能不看。”

“这边检测到您的回答是，想，请确认。”

“是的，确认。”此时，我的后背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抚摸，四周也觉得凉风阵阵。

“这是您录制的音频，已开始播放。”

“2019 年的 10 月 13 日下午五点五十分，我和你在一起……”（致敬下哥哥）

听完这段七年前自己录制的音频，我终于知道了前因后果，发现当年的自己也是幼稚十分，一段感情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动不动就消除记忆。我不禁想会不会对脑子有损害，难怪我总是提升不了职位，看来年轻时的自己还是太过于任性了。但还是有些东西没有弄清楚，比如当时自己为什么分手，为什么这么冲动地去消除记忆，而最让我觉得不敢思考的问题是我只消除过一次吗？这不禁让我怀疑小新推荐《暖暖内含光》的用意，它一定是学习到每年或者间或几年，在 10 月 13 号这个日子我观看的《暖暖内含光》的几率很高，于是它就自行开始推荐，以为这是我时常想要回味的电影。对，一定是这样。但是，等一下，如果是我自己设定的呢，如果说是我自己想在这个日子记起来，毕竟《暖暖内含光》里和我的经历很像。那是不是说明自己在把记忆锁了的同时，又把钥匙给攥在手上呢？突然，我想到自己可以从那个消除记忆的诊所下手，看一下当时记忆消除记忆的状态不就行了。如果很决绝的话，说明自己一定不想

再记起来了，那么一定是第一种。而如果是略微不舍或者扭扭捏捏的话，很可能就是是第二种了。

好像是叫做什么 beishan 失恋诊所，那到底是哪个 bei，哪个 shan 啊？哎呀，头疼，感觉线索又断了。我还是没有答复昨天那个人，因为我隐隐地觉得如果我不事先弄清楚残留的问题，贸然地和对方联系，恐怕我会后悔的。于是还是先从这个诊所出发，看能不能搜出些有用的信息。我先去杂物间找，又去我的过往社交记录里去找，最终让我发现一个叫陈北山的人。我和他的聊天记录是空白的，但头像让我觉得十分熟悉，于是我冒昧地打探了一下，“您好，抱歉打扰了，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开了个失恋诊所，叫北山失恋诊所。”对方过了四十分钟后回复了我，“是的，看来你又想起来了，照例为您提供以下链接。请再三思考是否观看。”犹豫了一会，我还是点开了链接，时间戳显示 2022.10.13, 2024.10.13, 2027.10.13。而摄像头是从房间角落拍的，人物稍显小，但我还是辨认出那是我。因为那顶帽子是我最喜欢的，款式并不多见，在去年被泼了油实在戴不了才换的。看完视频，所有的事情都串在一起了，自己心里也不禁松了一口气。然而当时那个落寞的自己像是陷入了绝望之地，眼睛里也是暗淡的如同墨的黑。我突然觉得现在的自己过分的挑剔，站在上帝般的高度对当年的自己做出了诸多评判，又没有想过如若不曾经历过往的这些痛楚，何来今日的云淡风轻呢？我不禁想所谓的人工智能封锁记忆，神经术消除记忆，都比不过那个人的一句问

候，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呢。所有的自我欺骗，所有的自我逃避，最后却都退有余地。感情这种东西，剪不断，理还乱。不如就此相忘于江湖，别过于青春年少。

我回绝了那个人的请求。

一场被打乱的情事

灵感来源于诺兰的《追随》

八月十一号十点十三分，我和大北正赶往宝通寺，想着去求份姻缘。

大北突然说：“小新，我告诉你一件趣事，我上次在街上遇到一对男女，很古怪，两个人都很匆忙地赶路，脸上又挂着忧郁，我顿时不禁猜想他们是要去哪里？你知道我这一个人，很喜欢好奇的。我就跟在他们后面，越跟我就越纳闷。他们两个人总是隔着一段距离，约莫着两三米的样子，在前方的男的还时不时回头，像要确认女子有没有跟上，女子呢总是稍显刻意地遮着左边的脸。哎，你要不要来猜一下他们要去哪里，只要说出个大概就行，就算你赢。”

“这怎么猜嘛，有提示吗，比如他们多大？”

“就大概三十出头吧。”大北不确定地说到。

“哈，那我就知道了，他们一定去酒店的。”

大北很惊讶地回过头说：“你怎么这么厉害，他们最后去了七天，那个女的还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烦。快说说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你也早知道了吧，他们两个这样的表现很难不让人往那方面想吧。只不过出轨都这样不专业，估计两个人也还没太熟。”

“可能是吧。”大北回答的有点犹豫。

我进一步说：“你不觉得出轨这种行为是对爱情和情欲无能的一种体现吗，既是自己无能忠诚爱情，也是无奈被囚于情欲。”

“可能吧，但，哎，我没思考过。那你能接受开放关系吗？”

“你说致命女人里面的那种吗？我其实不大能，最后不是一踏糊涂吗？”

“嗯。”

我看出大北对这个话题兴致不高，就提出要不听会歌吧。

“行，听 Queen 的那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吧，好久没听了。”

“不了，好吵那首歌，不如听王菲的暗涌吧，我最近蛮迷王菲了。”

“行吧，手机反正在你手上，你想放啥就放啥呗。”大北颇不耐烦地摆手说到。

两三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到了宝通寺地铁站了。出了地铁，绕着看了一周，发现东北角人潮涌动，想是宝通寺的方向，我们便也顺着人流向东北角走去。走了一百米之后，大北突然回过头对我说：“你看二点钟方向那对男女，是不是有点古怪？”

“你不会想说他们也是去开房的吧，你这几率也太高了。”

“哈哈哈哈哈，要不跟着去看看，我有点好奇呢。”

“啊，我们不是要去宝通寺的吗？你不是还想脱单嘛，心一点都不虔诚啊。”

“害，感情这种东西，命里有时终须有的，大不了相亲呗。”

我看到大北的眼睛里冒出一抹颇为明亮的光，想是什么东西反射出的，但这附近又没有刺眼的东西，看来这家伙遇到兴奋的事，果真两眼冒光。我想要是不跟着他去，他也没啥心思逛啥宝通寺了。

“走，去看看，那就让我们化身福尔摩斯和华生吧，说到这，我突然想到诺兰的处女作《追随》，里面是讲一个男子很喜欢跟踪路人，某天跟随一个女子，并爱上了她，但最后竟然被扯入一桩谋杀案中，而那女子正是这场谋杀案的设计者。这部电影拍得……”

我注意到大北似乎完全没有在听我说话，于是我也打住了。

就这样，我们两相对无言地跟了五百米之后，就看到男子进入爱衣情趣酒店，女子则很自觉地在门外等着。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好好地观察那名女子，她着一身淡绿色的长裙，头发刚过肩，不知是染过还是在阳光下本就如此，那种透露出的暗黄是如此的自然美好。长相倒是没有多惊艳，但可以看出颇为年轻稚嫩。男子出来招呼女子一声，女子颇为漠然地顺从跟了进去。在男子出门的那一刻，我就眯着眼睛想看清男子的长相。只不过颇令人失望，男子长得十分的平庸，就像路边随意的草，一样的青绿一样的大小，难以分辨。

我招呼大北说：“走吧，又是一对约的，不得不说你的眼睛真

毒。”“这样就结束，你不觉得很无聊吗？我在想，要是他们两下来，被人戳破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想想就让人兴奋。”

我这时注意到大北眼睛里的光亮越发的强了，只不过让我突生一份寒意。

“那你一个人等吧，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花不了多久，你看这个时间点，大中午的，两个人一定是定的钟点房，所以最多三个小时，他们一定下来。陪我等等嘛，一个人多无聊啊，你再讲一下《追随》这部电影嘛，我还蛮欣赏诺兰的。”

想着把他丢在这确实不够道德，于是我打算陪他玩一下这个颇为无聊的等待游戏。在等待中，我先后讲述了诺兰的《追随》和《记忆碎片》，又捎带讲了一下诸如黑泽明拍的罗生门其实不是用的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而是他的另一篇小说竹林中，只是用了罗生门中的氛围等小知识。大北只是略微反应过来才搭上几句话，其余时间都在盯着酒店的门口。

过了三个小时半的光景，那对男女终于出来了。

我拉住大北说：“你打算怎么做，别玩过火啊，你先给我兜个底。”

“你也太胆小了吧，这有啥的。文明社会了大哥。”大北颇不以为然地说到。

我也只好放弃，只好跟在大北后面。我们又跟了几步路，等到绕进一条小巷后，大北突然大声说到：“怎么样，出轨的滋味怎么样？”

那对男女停顿了一下，随即没有回头径直往前继续走去，大北这时有点恼怒地大喊到：“就是说你们两个，穿黑 polo 衫的还有那个长裙姑娘。”此时二人像是被炸弹震住般待在原地，大北继续往前走，我忙拉住他。

“够了，别再玩了。”

大北很粗鲁地甩开我的手，像一头愤怒的公牛般径直地往前走去。我忙跟过去。

那男子这时回过神来，稍侧着脸说：“你在指我们？”

大北颇自在地说道：“不然呢，大叔，不是我说你，都这么大了，还约这么年轻的，老牛还不吃嫩草呢。”

那男子生气地说道：“关你什么事，后生仔，你别说话太难听了。”

“是和我毫不相关，只不过我有点精神洁癖，很看不起你们这种人，滥交，把性当作什么，一时的快活，一时的发泄吗？你想过家里的妻子吗。你想过孩子吗？你这个人渣。”大北这时突然走上去左手扭过那男子的肩膀，右手一个巴掌就呼了上去，我和那男子都没反应过来，只不是伴随巴掌的清脆声音惊醒了我和那男子，也

让那女子顿时惊恐起来，眼里闪闪地似是要落泪出来。那男子随即反应过来，“奶奶的，不给你点颜色，你还以为你欺负的是个耗子。操你妈，你敢打我。”二人便开始扭打在一起。我和那女子都处在二人打闹的外围，我是初遇这事还没啥准备，再者我这样弱小的人进去也只是平白添彩，而那女子倒是不停地喊“阿海，别打了，别打了，走吧。”

突然，那男子掏出一个闪闪的东西，向着大北的腹部刺去，大北来不及躲闪，只得被刺中。大北忙呼出右拳向那男子砸去，那男子同样躲闪稍慢，拳头已经打在鼻梁上了，鼻孔顿时有血流出。这时我和那女子忙把二人分开，我赶紧扶平大北，一手指导他按住伤口，另一只手忙拿出手机拨打 120。过后，我又喊那女子带着男人离开。二人走过一两米后，那男子又折返回来，啐了口痰到大北的脸上，那痰中还带着些许血丝。大北此时就像是一只怒火全失，已然败下阵来的狮王。我看着他，心里不禁可怜起他那失去了领地和群落的悲痛。

大北抬起手指着那男人的背影说到：“这种人渣，我见一次打一次。”，说完，大北明亮地笑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大北的额头上有道刚痊愈不久的伤疤。我注视着大北的笑，细细回味大北头上新旧交替的疤痕，我在想是什么让大北如此厌恶出轨的男人，毕竟他自己在学校也是颇为风流的人物。这次来宝通寺求姻缘也是他拉着我

来，说要求一个不分手恋爱，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但说说总是很简单的。

救护车来了，日落也来了，我看着这日落，颇感寒冷。

陈北山自杀事件始末

灵感来源于太宰治《犯人》

已是入夏，虽过了晚饭的时间，天也仍旧亮着，只在看远方的山时，不知怎么蒙上一层灰黑。此时的公园气温已经降了下来，但也没有多少人走动，许是大多数人还在家里屯着吹空调。

陈北山回过头说：“你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最热闹吗？”，有声音传来回答：“不就是晚上跳广场舞咯。”

“不是不是，是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很多的人都会来公园寻刺激，你知道那种同志公园吗？我听人说你只要晚上十二点之后出现在这种地方，那些胆大的就会来撩你，说帮你开心开心。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啊，我觉得好恶心啊，感觉这不就是滥交吗？和一个陌生人开心开心，想想都觉得恶心呢，好好的晚上不用来睡觉，来这种地方不是自找麻烦吗？”

“这还不是最恶心的，算了，我其实也不懂，都是听人说的，哎，你说这个公园会不会也是他们的据点啊？”

“啥？那你今天带我来这？”

“你把我想成啥啦，我就是有点好奇，说不定能发现蛛丝马迹呢，你不觉得通过一些细碎的东西来推想背后的故事是一件很爽的

事情吗？”

“并没有，你这样一说，我以后散步都不会来这了。”

“行吧，那我们回吧。”

“哦”

陈北山和友人走过余林公园朝着市中心走去。

余林公园很小，绕着一周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摆在东北角的锻炼设施早就老化地用不了了，只临湖的一片广场时不时有风吹过，不失为一个纳凉的好地方。

陈北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你如果在路上向他瞟上一眼，你无法看出他的年龄，以及其他任何信息，只会有“就是一个路人”的印象从脑海飘过。他的友人，倒是生得清秀，比北山白上几分，发型也打理的不错，估摸着应该是二十刚出头。二人走在一起，倒也不是说多么不相称，只是隐隐约约会让人冒出“这二人是怎么会走在一起”的想法。已经临近晚上，天也逐渐黑了下来，陈北山稍露烦躁，左手时而紧握，又时而松开，友人倒是一脸的轻松。

陈北山率先打破沉默。

“所以，你觉得我怎样？”

“啊，就那样吧。”

“那样是哪样嘛？说清楚点嘛，我对你倒是蛮满意的。”

“才见了一面，我也难说出个所以然来，你也别这么早说满意，这才认识多久嘛。”

“是这样的道理，那之后再聊吧，是我不够帅吗？”

“不是啊，只是觉得时间太短了，很难有个啥具体的评价吧。”

“行吧，那今天就这样，还是去看个电影？”

“算了，我最不喜欢约会看电影，再说这也不是约会，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用来打发时间的。”

“哦，对不起，我只是想和你再多待一会而已。”“哈哈，今天也晚了，之后聊吧。拜拜。”

“嗯，好，拜拜。”

二人分手后，时间还尚早，天也没全黑下去。陈北山突然想去公园，随即背离家的方向往余林公园走去。刚走过一半的时候，他想到友人说的话，顿感兴致全无，于是又掉转头回了家。

开门，又是熟悉的一切。想起仍未吃饭，于是点外卖，开空调，开电视，一切都像是排练好一般上演。吃过饭后，陈北山无聊地往窗外看去，邻栋的灯火通明，他心里在想，这个时间应该许多家庭都在欢聚着吧，孩子们在玩闹，妻子在做家务，丈夫则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样的场景，陈北山不止预想过，在他的幼年时期他也切身经历过，这样温暖的家庭是稀少但弥足珍贵的。回顾自己，刚

毕业就入职，一入职就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已经租了五年的房子里。也有几次的恋爱，但最终连同居都没有进行到就面临各自有梦，各自精彩。陈北山没有哭诉，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质问过自己。他不断地从每一段感情中反思，去细细地思考是什么样的行为给这段感情画上了句点。越思考，越觉得无法理清。

今天见面的友人是聊了许久才决定见面的。陈北山对方很感兴趣，对方流露出对他的感觉也是不错，但结合今天的情况来看，又是见光死了。陈北山突然觉得很挫败，很无力。

“哎，真情难觅，有情人难寻。”

洗漱过后，陈北山就上床睡觉了，然而折腾到晚上十二点半，仍旧无法睡着。陈北山辗转反侧一会儿后，突然萌起去公园一探究竟的想法，短暂的挣扎过后，陈北山一壮胆子穿上衣服就冲着公园出发了。刚到公园，陈北山就感觉到湖风的清爽，困倦的脑袋也片刻清晰了。快接近广场时，陈北山就注意到有几个男子毫不掩饰地在注视着他，有几个甚至摆出了颇具性意味的姿势，陈北山觉得一顿恶心涌了上来。他瞄到一处较为清净的座椅便坐了下来，刚坐下，一位身穿白背心，灰运动短裤的男子便靠了上来。

“帅哥，第一次来吧，以前都没见过。”

“嗯，听人说，就来看下。”

“怎么样，你觉得我怎么样？”

“挺好的，发型蛮好的。”

“要不要哥哥带你开心开心？”

“啊，啥，不用了，我就来看看的。”“害羞啥啊，保证让你开心。”“真的不用了，你找其他人吧。”

男子不乐地走开了，之后来搭讪的几个人也没激起啥水花。陈北山坐了约莫半个小时后就觉得颇感无趣，收拾了一下便准备回家了。刚走出公园口，陈北山觉得左侧树林里有个人的衣服很眼熟，他想起是今天约见的那个人，“他怎么会在这呢？他不是说这里恶心的吗？”，陈北山觉得很纳闷，他返回之前的地方，拉住一个人问“那个，你认识他吗？”

“他啊，小白龙啊，玩很大的。”

“这样子啊，多谢了。”

那人又打量了陈北山几眼后，便走远了，留陈北山一人在那杵着。

“哎，嘴上多正经啊，干嘛这样装呢。”

陈北山回家，开门又是一片的漆黑，懒得再洗漱，脱了衣服就上床了。又挣扎了一会，还是难以入睡，他始终无法想明白那个小白龙当时流露出的厌恶是假的，也无法再去面对这样一如既往的黑。他看到窗外有些许光亮，一跃便去追逐那光亮了。下降时，他

觉得很冷，自己只穿着一条短裤，被别人发现应该会很尴尬吧。

隔天，15 秒的新闻介绍了陈北山的自杀。

也有人猜测是他杀，别人和我说起这个故事时，我心里觉得是它杀。

又见太阳升起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阴霾天，我和她拉着手坐在刚收割好的稻谷上，等待太阳从东方升起。那时我们很年轻，对于很多要花时间的事情都耐得住心等待。我们从鸡鸣等到胡司令赶着牛去田地，她哈欠不断，我开始焦急，开始幻想。我幻想着太阳会冲破所有的阴霾照射在我们俩身上，它会如同往日一般毫不吝啬地散发着它的光芒，我们会在一片金黄中收割彼此。她侧着脸，已是睡去。我忽然觉得孤身处在这样一片天地中，躺倒便可睡眠。

“太阳还没出来”

“是啊”

“我觉得今天都不会来的”

“可能吧”

“你还要等吗”

“嗯，再多五分钟”“我不想等了，我先走了”

“好”

再次见到她，已是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她剪了长发，只留到肩上，样貌倒是没多大的变化，只是眉眼间多了一份安静。我像是欣赏一件博物馆里的雕塑品一样打量着她，呆在那里。等她唤我名

字时，我才梦魇般苏醒过来。她和我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有几次她想把手头扯到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等太阳升起的那件事，都被我装傻糊弄过去了。不是因为羞于面对过去，只是很难面对一个不熟悉的人说着一些你时常慰藉自己的事情。她察觉到我的兴致不高，便随便找个理由抽出身去。

我又恢复呆懵的状态，我尽可能想起那天的前因后果，想记起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没再见面。我想得头疼欲裂，却始终得不到答案，似乎那里是被一把生锈的铁锁给扣住，而我又忘了钥匙在哪里。一抬头，就看见她和中学时代的班长王二在欢声笑语地说着话，我突然冒起一个念头，找她问清楚，问她为什么这么久不联系我！我一下念头，便大步向她走去。快到时，她眼神从王二身上岔开，向我瞥了过来，我倏地一愣。就是这样的眼神，没有变，当时她离开稻谷时也是这样得一个眼神。顿时我的腿软了，像是灵魂出窍般，我又开始放空。我觉得那个缘由已经不再重要了，和李三说完几句告别的话后，我就离开了江城饭店。

坐上出租车，我往窗外望去，只见路上零星地跑过几辆车。

走过日日夜夜

我该怎么用不足千字的文章来叙说我们走过的日日夜夜，又怎么拼接我本就贫瘠的语言来表达如此暗潮汹涌的情感？

2019 年临近元旦时我们相识，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只朦胧地有个印象快要考试，快要元旦了。而在这此前我们不过是点头之交，这次颇为戏剧的相遇后我们才开始逐渐熟络起来，我们约着去湖北省博物馆，约着喝咖啡，仿佛世界就在我们的脚下。更进一步，我们谈论电影，从雷德利·斯科特谈到东木叔，谈到诺兰，谈到昆汀，幻想着某天能执导自己的长片，也不一定要实现，单纯是热爱。我们也不期待某些应得的回报，不去奢求这些闲暇时间所聚焦的电影会给我们带来某种社会地位的提升。我们只是如同其他人一样将自己的闲暇时间用在了某个愉悦自我的方式上。此外，我们争吵着一些观点，咒骂对方愚蠢，满怀怨气地针锋相对。

相识的两年半后，赵学长的大学生涯也迎来了截止。我不知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怀念，去叙述这些如此发光的日子，它在我困顿迷茫之际给我以无穷的慰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终将去往下一个阶段，迎接新的际遇。对于这种分别时不断拉扯的情感，我是持摒弃态度的，我一直渴望自己成长为一个果断自信的人，然而我却常常拘泥于自己的感性。我会莫名地因为天灰而感慨万千，会

因为某些预料之外的事情而心烦意乱。赵学长却不同，他能很迅速地从一些失败，从一些错误中醒转过来，但偶尔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他具有一种“新阿 Q 主义”。如何去评判别人的做法，我向来就不擅长，但赵学长体现出的豁达我很觉得欣赏。

人生海海，我们会遇见许多样貌的人，许多性格迥异的人。我想，在这两年半的相处中，赵学长的“新阿 Q 主义”，会对我本就缺陷的性格给以极大的改观。我乐于见到性格完善的自己，强大而自信。我该如何去纪念这些我们走过的日日夜夜呢，我想这是我收获最为宝贵的精神食粮。不同于文字直击脑海，这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风景，咒骂争吵的观点都会成为我思想形成的基石。我很感谢那些日日夜夜，它让我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也给我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

世界很大，但生活更大，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在摇晃的椅子上摇晃的一生

他已是醉倒，坚决要独自走回去，于是我在凌晨的佳园路旁目送他的离开。同学多年，从未见他如此失态，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思索了许多，却无法想到一个能用在身上的故事来解释他的悲伤。今天，他突然在微信上联系我，说是来了武汉，正在光谷的西班牙风情街，想找我聊聊天。我正疑惑他是谁，翻到之前的聊天记录才知道是高中偶尔聊过几句的同学。原是不打算出去的，毕竟最近真的是太忙了，而且想着打个电话聊聊不就好了吗？但又不能拂了他的邀请，于是我还是开着小雨电动车出校了。刚到铜像旁，就看到有人向我招手，我仔细地回想他的脸，可怎么也无法和当前的这张脸匹配起来。

“最近过得好吗？”

“哎，挺好的，你呢”

“害，就那样”

于是便是短暂的安静。

“陪我去吃东西吧”

“行啊，但是武汉也没啥好吃的”

“哪里能喝啤酒，那我们就去哪里吃，可以吗”

“啊，我随便”

我很后悔当时说了这两个字，随便这两个字有时候真的很坏事。他的嘴一碰到啤酒，就开始了猛喝模式，一个劲地往胃里灌。他没有想和我碰杯，聊聊往事的意思，他一个劲的发呆，又一个劲的灌酒。我尴尬地处在光谷的这条街道上。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处在无法被打扰，无法与现世融合的状态，他像个封闭的箱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他缓过来，结过账，便和我说告别，临走他和我说了很多句对不起，又弯了很多次腰。这是正常的他对我的抱歉还是酒醉后习惯的表现，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在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晚上，见证了他的落魄和悲惨，又趁着月色最浓的时分逃回了学校。我不知道他会在何时醒来，只希望他能找到当年他在课桌背后偷看小说的快乐。

关于我的 2020 年，我总想说点什么

这是第三次写总结了，感觉已经从刚开始的一头热血慢慢地转变成一个习惯，抑或一个传统。临近 2020 年的结束，在忙碌的复习之余总感觉心里有个东西卡着，愣了许久才发现年度总结该写了。犹记得去年的最后一天，一起床就意识到自己要写年度总结了，但是直到晚上的九点半才发现自己已经忘了有这茬的存在。在纠结回宿舍写还是赶在熄灯前在教室写完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一开始敲字，脑子里就有许多东西冒了出来，难过或是喜悦，成长抑或幼稚，都在这个夜晚逐一浮现。写着写着就进入了状态，熄过三次又被手动开了两次灯的教室在十点半的时候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

对比去年，今天是在宿舍写总结，但同样是百感交集。回顾这不平凡的一年，我发现并没有什么好讲的，倒不是经历的贫乏无以赘述，而是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疫情的爆发让回校的比赛显得不可能，让异地感情变得岌岌可危，网课从郑渊洁笔下的童话书变成了现实，无聊成了常态。新学期辅导员的变迁，看似毫无改变，心里还是变得空落落的。2020 年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的不可意料，以及现今存在的宝贵。从疫情的防控中我也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强大，见证了生离和死别，当然这已是偏题。但在这其中我开始去思考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读硕读博科研，创业，还是工作，我都不确定。真的到了问起自己感兴趣的点在哪，啥都感兴趣

但是怕麻烦，有没有那种点鼠标拖动就完成了的工作？不确定，要做什么样的人也不确定，好像那种佛系青年看看书看看电影的生活蛮适合我的，但又感觉不甘于此。我时常感觉自己是实体版的眼高手低。

一面说着这些赛事或是活动自己并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又害怕慢人一步。我虚伪吗？我自己并不觉得，相反我觉得更多的是社会抑或学校贩卖焦虑，贩卖廉价的优秀。我不是去探讨内卷的原因或者是批判，我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那应该是怎样的呢？还未想清楚。我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优秀，而想成为自己眼中的巨人。但自己写在书签后面的这句话，对于我前面的文字不是嘲讽吗？新工作的体验同样让人有挫败感，任务的无法解决，熬到深夜却发现素材已经被删除，最后将这些难看的半成品一股脑打包给他人。宽松之余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事后还去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我真的是自证达人。

对比大一的斗志昂扬，我觉得自己开始走下坡路了，感觉瞬间老了不少，开始崇尚平庸地生活，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处在人生的一个转变期，开始去慎重地对待自己。我想我会走的很难看，走的很曲折，但我毕竟经历过错道的风景。也希望自己能够真诚对待自己，也希望从一味崇拜和模仿别人的优秀中找到自己的优秀所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多的是一份

成熟，虽然面对某些事某些人也会很失态，但是我觉得自己能够从一些负面情绪中快速地走出来了。从一开始担心别人的口舌，别人的见解，到现在学会过滤，学会逃避。

今天是 2020 年的最后一天，虽然根据时间是连续的这一说法，没啥好纪念的，但是存在即有意义，也借这样一个日子来总结和勉励一下接下来的 2021 吧。

一起活在云下

亲爱的赵郎：

展信佳！

这是第一次写信给你，也是第一次写信。你知道我的汉字水平不咋样，还请将就着看吧。初中二年级结束，我阿爸就不让我读了，说是女孩子没必要读什么书，早点回来学会放羊就行了。其实我也觉得学校学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像是什么 abcd 我是念不准的，总是要被嘲笑。数学，阿爸说只要会数数就好了，没必要再学其他的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在这草原上，xyz 确实起不了什么作用。至于汉字，我阿爸更是一百个不愿意了。但是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学校，我喜欢你来借橡皮时的那种害羞样，还喜欢和你课间的时候一起趴在桌子上，侧着看云。草原上的云可真白啊，像家里的牛刚被挤出来的奶一样。每次的十分钟里，你总是别扭地说着蒙语和汉语，我也别扭着和你说。我听阿爸说，你父母出事后，就把你送到了叔叔家生活。至于你父母的事我阿爸是不肯讲与我听了。

自从我辍学后，每每放羊我都要绕到学校的那条路。赶去上学的时候你会拉着我说会话，要是时辰早你还会和我去远处的湖边玩。那时我好快活啊！我们躺在草地上，手枕在脑后，双眼盯着云，慢慢的看着云飘过我俩的上空，羊儿就在认真地吃草，像是你说的

汉人小说的人间仙境了。倒是上学的你一点也不着急，放羊的我替你着急，忙催着你赶紧去上学，别迟到了又得罚站。初三下学期你害怕升学考试，满脸担忧地和我说不想上高中了，你想去县城里打工，我笑你说那还不如和我放羊。你顿时就笑了，说，对，放羊也可以，放羊也是一个职业。我们就在云下这样放肆地笑着，羊还是在认真地吃草，一眼都没看我们。

后来你成功地考上了高中，临走前你来找我，说要和我说一下事。我心里有点忐忑，我知道我不该奢望的，你我本就不是一路的人，草原才是我的家，草原上的马郎才是我的夫君。你拿着我的手说，阿刁，我要去县城里上高中了，你能不能等我毕业啊？我怎么回答你啊，我说等你那就是私定终身了呀，赵郎，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啊？你我都沉默在这一片绿的草原上，天空蓝着，云白着，我还是说不出话。前头的风刚吹过，后面的风追债似地赶上来，吹过我俩之间的空隙，衣服碰到一起，像是人也碰在一起。

（未完）

活在这珍贵人间——第一个二十岁

最近这些日子里总会回想起 19 年的最后一天，当时准备电路考试忙得很，结束一天的任务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想起今天是 19 年的最后一天，突然就涌出一股冲动去写下自己在 19 年的总结。当时教室里的灯在十点就自动关了，又被自习的同学打开，拖到十点半又关了一次，原想着回宿舍后接着写完的，但还是一股气地写了下去。回宿舍的路上，灯光昏黄，路上很安静，我的心里有一股很久都未体会的满足感。慢慢地，在一些重要日子写下一些文章逐渐成为了一个习惯。

最近我做了一个梦，大概内容是我在河里看到两只乌龟，很兴奋地赶紧用渔网捕到了一只乌龟，但我又把它放了，乌龟消失不见的时候我有点落寞。我难过的不是我失去了一只乌龟，而是我想起幼年时遇到的那只在河的石板里藏着的乌龟。那时我和好友用了很多的方法去捉这只乌龟，如丢一些米饭诱它出来，在洞口设置陷阱。每每放学回来时都会去看一下乌龟有没有中陷阱，再过一些日子我就把它给忘了，只是会在某个经过的时刻突然想起。随着年岁的见长，我渐渐地丢失了一些东西，那种突然的雀跃越发显得难得，偶尔几次也会懊悔自己好丢脸，那种对世间的美好幻想也破碎地七零八落，那种永久的友谊也被时间和距离冲得琐碎无几。

心境的变化往往让我猝不及防。我开始看清那些说为你好的人只是在善心大发而已，那些既定的规则只是圈定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而已。我开始不去憎恨他们，不去逃避他们，我开始将与他们发生的故事作为一种过往，作为酒桌上的谈资。我知道他们和我活在同样肮脏的水池里，还想着干净。我总觉得人不应该如此坏，如此没有良知，但大抵是我错了。那时我受过一些伤，它们后来成为我的谈资。

其实二十岁对我的意义不大，对它的期待也很寥寥。我只希望对世界的认知少一点，遇到的人能好一点，要面对的人能少见一点。二十岁只会随着一个暑假开始，又会随着下一个暑假结束。一年的时间里，天上的云会变很多次，但终究还是在天上，同样大三的我只会经历另一个忙碌的大一。

有感于入夜前的安静

阿新和我喝酒，喝了约莫十杯雪花啤酒后，他猛然说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罪。我听了很耳熟，说这不是那个伏尔泰的吗？你怎么乱改啊？他不反驳，只喃喃地念了一首诗。当时我不大能听清，现在写下来是一边回忆一遍揣摩。

昏黄的街灯

接替落日守护绵长的人间

偷溜出几个孩子

随着她冰白的裙子舞

夏日晚风

轻轻地

慢慢地

搔动我的心

我和她

在一片深色的海里重逢

冰白的裙子

随着缓缓的水流

我要亲吻她沾水的双唇

隔壁的公鸡又开始早叫

这是我最美好的一个夏天了，没想到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她了，他说。我当时觉得很反胃，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借酒来大肆宣扬过往的人，加之喝了一瓶酒，我没好气地问，那和伏尔泰的话有什么关系？

哦，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夏日的夜藏了多少下酒的好故事）

您老打住，我只想喝酒。

.....

我不知道他对那个在街灯下跳舞的女生有多大的执念，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将它听完了，我总没有多大的触动，倒不是故事的原因，也不是什么无法感同身受，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么长的人间什么鸟都会有，什么怪力乱神都发生过。众神死亡，只留下人类横行。

回忆那时看《穆斯林的葬礼》的少年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和这本书的相逢真的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那时我读高二，是住宿生。刚过完十六岁生日的我就面临开学，当天下午就回到了一中。学校每逢十一点就会熄灯，提醒我们是时候要睡觉了。而玩心重的我一般都会和舍友在玩到筋疲力尽之后才会乖乖地上床。可能是回校赶路劳累的缘故，有一个舍友已经早早地睡下了，间隙着发出一些呼吸声。我和其他的舍友一下子就泄了气，各自都心照不宣地早早上床了。我躺在床上，无聊的很，想着生日的匆匆划过，以及想着离开家时父母站在街头看着客车的远离时被渐渐缩小的身影，更是难以睡着。我爬下床，从书包里拿出了哥哥送给我的那本书——《穆斯林的葬礼》。当时收到这本书时的我其实是不大乐意的，因为这本书太厚了而且作者听都没听说过。我抱着把它当作睡前催眠读物的看法看了起来。没想到一读就难以释手。今天的我，已是大二学生的我去回忆这部堪称史诗的作品，大多情节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毕竟六十年的兴衰和三代人的命运浮沉被当年的我一夜就给囫圇吞枣了。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楚雁潮和韩新月的爱情故事了。请让我叫你相信我只盼一件事情给你献上我的心灵和这心灵中蕴涵的全部感情！“马克思赠给燕妮的诗。”楚雁潮说，“现在，让我转赠给你，连同我的爱情！”这句话在当时青春期的我完全是钻到心底里去了，像在那里放了一个砰砰作响的炸

弹，让原本疲倦的脑子开始端着提着了。楚雁潮的出现，总让人相信，这世间还有这样纯美的爱情。然而，它的爱情只能随着新月的死埋入土壤里了。可惜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只能留在美好的诗句里，现实的人难以摆脱生理的限制。同样作者的笔下也没有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落下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从此，天人两隔，再见也只能是在梦中了。全书可能最受争议的就是韩子奇和韩太太，梁冰玉之间的爱情（瓜葛）故事了。韩子奇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男主了，也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是喜爱的，赞扬的。为什么要说作者对韩子奇是偏爱的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者将这样一个渣男式的人物生生地洗白了，还为他带了一顶冠冕堂皇的高帽。在这里，我们先对故事的发展背景做一个介绍。该书讲述了北京一个回族家庭六十余年间的兴衰历史，以回族手工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升沉起伏为主线，在历史的背景下描写梁家三代人不同的命运变迁。从大体上可以将全书的背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前与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入侵，还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同时代的英国伦敦也遭受到了战争的重创。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三大改造，使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党中央极力反对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斗资产阶级，打击小业主，政治工作抓的相当紧要，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战线

上出现了各种问题，有很多人无辜遭到迫害。从小说标题中“穆斯林”三个字中也可以猜测到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环境，生活在回族这一特殊的宗教文化氛围中的人们，他们的饮食习惯，婚姻传统等等与我们格格不入，这也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我们的主人公，年少的韩子奇由于梁家的大恩娶了梁家的大女儿，梁君璧，也就是韩太太。后来由于北京被战火威胁，韩子奇担忧家中的珍宝被毁，于是别家舍业，留下韩太太和儿子天星守家，将家中的珍宝装箱送到英国。碰巧的是，在赶路的途中遇到了因感情受挫而不愿留在北京的小姨子，梁冰玉。结果二人一同前往英国，在异国的炮火里，本就熟稔的二人感情迅速升温，但没想到的是二人对彼此的感情已经不再是一个姐夫和小姨子之家正常的感情，相反我更觉得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异国他乡互相吸引，互相扶持，互相安慰。就这样，两人的爱情结晶——本书的悲情女主韩新月诞生了。后来，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是，韩子奇不知如何得知家人尚在的消息，立马携小姨子和新生的女儿赶回北京的家中。到家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乱伦的二人遭到了韩太太的劈头大骂。此时的梁冰玉还在期盼着韩子奇能带她去往某个不熟悉他们的地方继续生活。但是不愿离开太太的韩子奇让梁冰玉心中觉得爱情消逝，留下年幼的女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看到这里，其实读者心里已经可以理解开篇韩太太对韩新月毫不关心的态度，以及韩子奇在太太面前总感觉低着头放下姿态的状态是为何缘故了。毕竟，

韩子奇对婚姻不忠，还留下一个不能说野种的野种要叫韩太太为妈妈。全书对梁君璧的描写才开始转入正题，这件往事的揭露也让我们这些具有上帝视角的读者对梁君璧的人生充满了唏嘘。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一生只是默默的遵循着宿命，在父亲早逝时撑起这个家，在韩子奇重振家业时与之结婚，她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是她不能忍受自己最爱的两个人带来如此之大的伤害。面对软弱无力的韩子奇，梁冰玉选择离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留下梁新月来安慰子奇那颗受伤的心灵。从此新月成了韩子奇和梁君璧的女儿。此后的君璧，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温婉善良的母亲和妻子，她一手断送了儿子天星美满的爱情，也对丈夫和韩新月无法释怀，她轻视新月，反对纯洁的爱情，一步一步将新月推向死亡。她在岁月的河流里，一步一步庸俗，一步一步愚昧，她的一生成为了不可扭转的大悲剧。看完全书已是黎明开始的时分，简单洗漱后就走去教室了。记得当时教室里安静的很，就我一个人坐在角落，眼睛盯着窗外的燕子。一晃就是如今，桌边放着这本书，像是什么都没变，我很高兴这本书给年少的我一个情感的出口，也给我留下一个美好夜晚的回忆。

认识自己

看生活大爆炸的时候，我被莱纳德的一句台词击倒了。“我们中的有些人注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真谛。”我一直都将这句话视为我放弃时的借口，退让时自我心安的理由。

确实，要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每当遇到无法跨越的挑战和自以为无法爬升的高处时，我都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与无力感，过后便也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回避与放弃。小时候写在作文纸上想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一晃不知被丢到哪里。梦想改了又改，人生弯弯曲曲地前进，不知通向何处。感觉眼高手低终究比不上现实残酷。但真的是这样吗？

要如何去正确地认识自己呢？

许过的梦想中有几分是内心想要的？小时候写上去的科学家在幼时的我眼里是一个敬仰有着光辉的职业，至于什么自己真实的心愿大多被这种虚荣给环绕着。

（未完）

我总想对 2019 说些什么

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亦即今天，想写一点东西的念头从起床就一直缠绕到现在，像是个传统。我越发觉得随着年岁的渐长，自己思考的时间少了。每天看似都安排的妥妥当当，吃饭，看小说，看电影，学习这四个构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一天过后，总会有一种盲目的充实感堵在心口。背单词一直是记了一遍又重新忘记，想学的网课一直没有去学，想听的讲座总告诉自己要花心思在课程学习上。而对待一些公选课或者项目也是能逃就逃。我总觉得自己的精力越发的见少，自己的懈怠越发见长，为自身找理由的能力是愈发地熟练。我开始反思，开始去寻求突破，但考试周的降临，又让鞭策自己的时间移到了考试周后。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独立地思考，一定要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不应该单纯地做别人观点的接收者和传输者。然而，自己在厌恶价值输入的前提下并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间就把与外界交流的门给关闭了。

2019 年带给我的东西是很多了。从刚开始站在门外张望，到最后愿望成真的骄傲之间的那一座大山，在现在看来仿佛就像一层吓人的薄纱，或者称其为一只纸老虎更加合适。从这些跨越山的经历中自己学到了很多，明白了想要得到的就应该去争取这样一个道理，学会不要顾忌着脚下可能踩到的陷阱，知道向前的过程是痛苦的，结果也未必是令人满意的。但在每一次我艰苦挣扎时我确实比

安逸舒适时磨散的日子更加有年轻人身上的朝气，有一种阳光初生时的勇气与骄傲。虽然常常也会去懊恼自己还做的不够好，例如时间没利用好，事情的完成度不高，但我开始从每一次懊恼反思中真正地去学习，去汲取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成分，而不是每次都安慰自己说下次不这样了，下次一定会做的更好的。另外，我也深刻地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每一次的实践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在一开始就不可能被预见，只有自己实践过后才能认识到，发觉到。一开始做好充足的准备确实很重要，但过往的经历磨练的个人素质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此，我开始越发注重自己的一些活动中的表现。

如今即将过去的 2019 年，和将要到来的 2020 年一样让我手足无措。手足无措之余我抓住 2019 年的尾巴学习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且听风吟。

劝妓女从良

我曾在书里看到过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它是这样说的，男人最喜欢的事之一就是劝妓女从良。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作者有失偏颇，怎么能一棒子打死所有男人呢？这件事也不了了之，看书大抵如此，总是点到为止的韵味。但当我今天累极了，向好友哭诉时，得到的回应也只是注意休息这四个字罢了。我当时很怪友人对我的苦累的冷漠，也愤慨自己不该说这一句话，藏在心里就好了。但我突然又想起劝妓女从良这一个情节，我总觉得我和友人之间的对话就像那些浮在表面的泛泛之谈。我友好地劝了你一句，你淡然地接受，就像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一场狂欢后累极了的对话。我在想人与人之间是不是被锁定在这样实质内容极少的交流中，抑或已经被圈定在网络上的文字互通而隐藏的情感被表情包表现出来。

随着交际的不断深入，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越发强烈，我总觉得现代化的人已进化成一座孤立岛屿上只会开放几个熟悉的港口，多数时候在众人的狂欢中迷失自我，又在迷醉的深夜郁闷地寻找自我。我对这种做法总感觉恶心，像一些世俗的人总以为狂欢喧嚣背后，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个纯真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于是在这样口头语言日渐减少以及缩紧的时代，很多人都缺失了交往的能力。在很多时候，往往不会去思考，而是说一些宽泛的话语来敷衍，不如多喝点热水？额，与其在既定人群的缩减下拼命挣扎。不妨大

胆地承认自己的虚伪与存在，将港口打开，让更多的人进来，多点实质的交往。

劝妓女从良不应成为一个标榜自己善良的话语，而应是发自内心的接受与善意的流露。

永远到底有多远

他把眼镜摘掉，似是要长谈的样子，但他那随意的语气让人听起来他好像对这一段过往很不在意。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每个假装无所谓的人都是在自己云淡风轻的脸后藏着波涛汹涌的情感。说实话，他假装不上心的模样已经惹怒我了，我玩弄着我的眼睛，时而向左，时而向右。他注意到我眼神的闪避，可他还是以一个故事的旁听者的身份来复述，还不是作为一个亲历者大方地谈论。

“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回去上自习，要不改天再聊？”

“那个，嗯，欧小新，你有没有和他联系过啊？”

“嗯，怎么说呢，我印象中好像我和他的交流就是在评论区搞怪了。”

“哦，他都把我删了，那他最近怎么样？”

“他删了你？你开玩笑吧？随便吧，你们俩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想淌这一趟浑水。我真的要走了，拜。”

“哎，等一下，你说，永远到底有多远？”

“不知道哎，没想过，哎，你打住，不要在我面前发骚。”

记忆中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段对话，我在想当时如果我说点什么积极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最起码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能想到我安慰他的话而带着笑死去。自他死后，别人再来找我聊心时，我都会刻意地迎合他们，顺着他们的话头，把他们的情绪给导出来又注一些不同的东西进去。其实，我很明白，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妄图为过往的惨痛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借口，但其实我明白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往伤口上放一些无关紧要的遮挡物罢了，以为看不见伤口就不会疼痛。而当深夜来临，万籁俱静之时，伤口就会在隐隐作痛，往事的画面渐渐清晰，伤痛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

说实话，我蛮羡慕他们这种有过往的人，在喝酒聚餐时话头总能轻易被他们掌控，用聊一聊过往，谈一谈喜欢过的女孩，追到手的，没追到手的，把这些作为谈资放在桌面上一件一件展开，不经意间就可以收获许多的同情和安慰。将过往作为一种谈资来肆意地摆放，我是不耻的，一方面是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过往，另一方面可能是自己不善言辞吧。但参加过这么多的酒会聚餐，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会谈论自己在高中时期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怎么样被父母阻扰，怎么被老师发现，偷偷改志愿为了报同一所大学，跨越几个省去见那个人，但故事的结局总是以分手了之。而每到这里桌子旁都是一片哗然，很多人都会表示有相同的过往，说现在，还会去乘长达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缅怀当年有冲动的自己。感慨完之后又是来谈论当下的生活，谈论远方的诗歌和今日的苟且。总之，每当人扯起这样的话题时，我就知道这个夜晚的流

程和明天早上的朋友圈。

可能是由于年龄小的缘故，我还是无法理解当时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永远到底有多远，难道他是用自己的死亡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抑或是他思考不出而停止永远的思考呢？他终究是死了，像从别人口中得知的一个通知性的信息，我接受了，没有流露出半分情感。

“欧小新，你说永远到底有多远啊？”

“心心之间，念念之远。”

入夜的月和孤独的星球

月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轮廓，随着时间的推进，月的身影越发地清晰。我突然想起故乡的月亮会是怎样，果真是月是故乡明，还是单纯古代文人思乡情感的波动。身在异乡，这个答案我是无从知晓了。

已经入夜，月的光芒达到了顶峰，路灯也因缺乏狗吠声暗淡下来。只有远处此起彼伏的蛙声和隔壁邻居家孩子的哭闹声通过门缝溜进来和祖母细长细长的呼吸声交织着，打扰着正在看电视的我。祖母半眯着眼，但又像是在熟睡。月光就顺着窗沿透进来，打在祖母的额头上，反射出一些流离的碎光，星星点点地装饰了整个客厅。

电视声音已经不能再小了，黑盒子里流露出的五彩斑斓，光怪陆离为皎白的月光，为这悄溜进来的孩子披上了一件华丽的礼服，像个小姑娘滑稽地打扮。

奶奶，你去睡吧？

《观念的水位》读后感

读罢《观念的水位》，心里有一种淡淡的轻松感和压抑感，轻松在于刘瑜的笔法很熟稔，笔调偏向于轻畅明快，能将政治话题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说出来，而不是大量套用官言，滥用官腔。她用的比拟都是极其通俗的，将一种难懂的术语用日常生活中的香蕉，牛奶就表现出来了，却丝毫不减味道。这也使得素来不喜欢读政治读物的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来品读这份不可多得的佳品。

但在诙谐中，我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压抑感，通过刘瑜的细细描述，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与外国在某些观念之间的区别。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比较。在《倒霉的英国议员》中，她写到“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民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甚至几万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八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幸”，生在英国了呢。”读到这一段时，我并没有全信，相反，我是抱有猜疑，你提供的证据一定是真的吗？抑或就是你的主观看法？我上网查询了一下，发现中国利用公款消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须说穿的约定。但使我们抱有信心的是中国政府在打击腐败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加大力度的举措，也切实地在推进反贪污法律的健全。作为一名公民，我们不能盲目地关注到中外之间的区别，一昧的自怨自艾。

那要这么说别人用四百年踏过的路，流过的血，在中国怎么可能一蹴而就呢？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地参与进来，践行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义务，为建设更好更美的祖国献上自己的热血。我觉得刘瑜一句话说的好的“给理想一点时间”，我想不妨改写为“为理想的中国奉献一点时间”。

原先是读过刘瑜的书的，例如她的《送你一颗子弹》，在书中刘瑜讲的大多是自己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在用随笔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时，也融入自己对制度的思考，对民主的探讨，这一点在她的《民主的细节》里尤为突出。于是在读这本《观念的水位》时，可以看出在思考与探讨上，她的见地以及表达更加深刻与诙谐了，我习惯说刘瑜“幽默又不低俗，严肃又不刻板”。有几篇文章是她摘自于《送你一颗子弹》的，如《另一个高度》，《请别让我消失》，《你比你想象中的更自由》，《回到巴黎》。这几篇我是在大学开学时就读过了的，重读一遍发现另有收获。例如在《另一个高度》中，原先我对于刘瑜对查尔斯的评价是置之不顾的，因为在我读的《月亮和六便士》过程中，我看到的是查尔斯对于梦想的追求，对于世俗的厌恶。而刘瑜对他的做法归结于查尔斯对宿命的服从。我是不赞同的，是不赞成所谓宿命之说的。但当我重新阅读时，我发现刘瑜对于宿命的认知与我的并不一样，换句话说，我自以为的认知误导了我。刘瑜所说的宿命指向的是被梦想击中后的追逐，我开始想象那种感觉，把自己当成查尔斯，体会那种被梦想击中的感觉。这让

我有一种神圣的骄傲感，仿佛自己就像天选之子，享受着上帝的眷顾。“梦想多么妖艳，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细细想想，好像是这样，又好像不是这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下五千年以来，功名利禄一直是王侯将相，市井平民，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梦想，挤破头颅想要得到的东西，但在这其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认识到不乏脱世的人存在。我想梦想可能无法用具体的字词来解释，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的自己对未来自己的看法与期待吧。

我觉得里面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解决了一直悬在我内心的一个疑问，这同时也是我身边许多同龄人，许多家长想问的，“学这些有什么用”。在这里请允许我摘抄一下刘瑜的原文“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是也有一帮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的好奇心还不够吗？”对啊！已经满足我们的的好奇心了，难道还不够吗？显然不够，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孩童时期的好奇心早已被打磨的所剩无几，相反更多填充我们脑袋的是实用，实用，再实用一点这类的想法。其实在我的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说法“阿新，你说我们学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学的太杂了，以后怎么工作啊？”“学长，你说我以后选什么专业，学什么以后就可以直接工作了，哪些工作有对口的专业啊？”。每每说到这里，我都会嘴上说着：“我也不知道啊。”，心里却想着“你见

过主席这个工作有对口的专业吗？”这类现象很常见，不夸张的说，十个中国人里有九个说过这样的话。实用主义固然对祖国的发展，个人的成就，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越来越无法避免的是它的弊端百出，每个孩子都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想成为工程师，似乎个性停留在非主流时代，现在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学生喊着要就业，要成功，成千上万的女孩子的脸变成了网红脸，个性越发成为了一件奢侈品，一件人人都丢弃了的奢侈品。我想女娲造人的时候也不是用的印刷机啊！钱学森之问可能强调的便是释放的学生个性吧！别让高考成为另一种科举，成为变了花样的八股文大展身手的地方。

我认为青年时代读过刘瑜的文章是很有益处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会发现刘瑜的文章缺乏力透纸背的思考，有些论述过于片面。但抛开这些，每次读完再细细体会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就像细水长流一样浇灌我们的精神土地，孕育自我的精神家园。最后就让我引用刘瑜对于自我的探讨中所说的一句话作结吧“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谨以此文献给 18 岁的欧再新

我是在深夜走进那家酒吧的，那家酒吧有个很特别的名字，许山与。看到这个名字时，我的脑海里呈现出一幅画面，在那个软绵绵的灯光下有一个小男孩吵着要开一家书店。无意中我看到了他的眼神，它紧紧地盯着我，似乎要把我这个人看穿，把我露于世人的眼皮下狠狠地批判。想到这里，我的后背竟沁出一层冷汗，我还是走了进去。其实，我是不大爱进入这种场所的，但你知道，一个孤独的人在一个越使人寂寞的地方反而会产生一种不可名说的共鸣。我径直地走向看台，点了一杯威士忌，还嘱咐多加点冰。今早，在衣柜里我发现了用了大半瓶的避孕药，我把它偷偷地放了回去，像一个打破了杯子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清扫残迹。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双方父母都是毋庸置疑地支持的，因此在结婚三年后妻子肚子里没有任何动静的情況下，我们毫不犹豫地走进医院。结果显示我和妻子都没有生育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怀疑妻子在服用避孕药。但猜想一件事情的存在与发现一件事情的存在是不相同的，前者还能在某一程度上给人以侥幸的心理，在临近崩溃的边缘，这种渺茫的希望无疑给人以生还的机会。然而后者确实血淋淋地宣告你这一事实，毫无人情可讲。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吻别妻子去上班，朝九晚五的工作给人以最大的期待就是如何充分地展现毕生所学将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甚至

十块钱来使用。五点钟的时候，同事们例行地互相告别，突然我竟觉得这一屋子的人都没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工作到底做了什么。阿丽忙着刷剧，阿聪忙着学撩妹技能试图得到一份纯真的爱情，阿忆忙着挑选今天的晚餐……当我重新审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一种无力感席卷而来。“阿新啊，你怎么还不走？”阿留以一种浓厚的广东腔问我。

“我啊，我在等人啦。”

“我不等你啦，我妻子今天要生了。”

“那是好事啊，孩子生下来我定要随个份子钱。”

“好啊，那不多说了，再见。”

现在的我不禁有点敏感，听到孩子的时候，一种掺杂着愤怒，不解，以及深深的耻辱感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游荡。于是我又想起那瓶用了一大半的避孕药，突然我无比地想冲回家，拿着刀质问我的妻子，问那瓶避孕药的存在。六点的铃响了，那冰冷的机械声将我扯回了这个空荡的办公室。我打开电脑玩起了纸牌游戏。

这时一个瘦矮的男人穿着一双泛黄的匡威走了过来，点了一杯加冰的白兰地。等他转过脸来，我才发现他与我有几分像，但估摸着年龄应该比我小了一大圈。起初起初我们都只是喝着闷酒，一杯一杯的酒进入胃中，在其中伴随着胃不停地翻滚，尤其是酒精的辣度与加冰后的寒气沿食道流下时，这种感觉似在冰冷的湖面上边被

打边痛苦地躲开。突然，他说：“嘿，老兄，喝闷酒可不是好事，对身体不好啊！”

“哼，活在这世上哪有什么好事坏事，开心就好了。”

“你倒想的蛮开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人生的另一条路呢？”

谈到这里，我想起当初那个我做的决定，选择这个职业还是去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醉意驱散了我的意识。我抱着酒瓶摇了摇头，“现在想又有什么用呢？选都选了。”

“老兄，跟你讲讲我的故事吧。那时我从一所大学毕了业，在家人的意见下，我又读了研究生。父母都希望我能回家乡考个公务员。他们觉得我这么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在家乡一定会混出一片天地。那段时期，我每一天都去酒吧，去夜店，希望借酒劲帮我做出一个选择。最终我没有通知我的父母，逃到了南方，那里是我从未来过的地方。我选择生活在这里，可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立足哪有这么容易。我曾多少次拿起手机想拨打我妈妈的电话，但在泪水中我都忍了下来，我不希望五年，十年后的自己能够一眼就能看到未来。我不想被困在那个地方，浑浑噩噩地过完自己的一生。现在我仍没有发大财，但当我回想自己拼搏的过程时，心里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不为什么，就为那个勇敢乘着南下火车的二十二岁的男孩。有时候，你会发现做出一个选择很难，那是你不够勇敢地去接受自己。老兄……”他是没有说完就走了，还是我在听的时候睡

着了，我没有去深究了。

对于我醉酒回家，妻子虽惊讶但还是默默地服侍我脱下衣服，睡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就不喜欢说话了，连做爱也都是像例假一样平静地完成。第二天，我默默地拿出那张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决定不再为这门当户对的婚姻服务了。我走出家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软绵绵的阳光里我又想那个懒洋洋的男孩拿着一瓶汽水，吵着要开一家书店。

阿伟的死

阿伟囚禁太阳一事自一开始我就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将事情理想化了。所谓人最大的通病就是习惯将一些记忆，将一些认识的人都美化，试图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惨。但我总觉得阿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阿伟的原名中其实不含伟字，他有一个很英气的名字——许看山，我祖母曾说这个名字太大了，如果阿伟撑住了，必定大富大贵。然而当阿伟声情并茂地向我阐述他的宏伟计划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没撑住这个名字。我也曾旁敲侧击地提醒过他这件事情的离奇程度，再不济换个名字来改一下自己的际遇。阿伟比我想象的固执，我自认我与他也相识了十六年了，他开裆裤的样子我都记得，他被他爸用竹子打时发出的叫声我现在还能模仿出，但他还是很委婉又很坚决的拒绝了我的建议，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自从和他相识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坚毅。我也是在那一瞬间明白我根本就不了解阿伟了。可以这样说，我知道他所有的暗恋对象，但不知道他是否同时爱着她们。

阿伟做的这一荒唐事自然是失败了。我没有跑过去像个女生一样安慰她，相反，我把他带到了被他囚禁的太阳底下。太阳逐渐加热，试图报复阿伟。不如太阳的意，阿伟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时刻，他好像在享受死亡的过程。太阳不想如此轻易地放过阿伟，他告诉

阿伟，一旦他走出房子太阳就躲起来变成黑夜，但如果他一直不出来，那么太阳就不会离开，一直都是白天。我听完太阳的话后单纯觉得他很幼稚。他不想让阿伟死了，相反他想借这个日夜更替的无比正确的规律牢牢地捆绑住阿伟，想报复阿伟用一块黑布羞辱自己的做法。其实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几十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体，此事与我息息相关，我当然喜欢太阳早晨出现，晚上就消失。这一切都决定于阿伟，当然这也不一定，如果阿伟不按太阳说的做的话，那无数万可爱的地球人也会想到办法使阿伟妥协的。人总是有办法的。

阿伟在第二天就自杀了。具体的死法我不了解，只是听到一些碎言碎语说阿伟在失败的那一天就已经服下了慢性毒药。太阳自然是不会罢休的，他赖在天上不肯离去。地球人民苦苦哀求依然无济于事，甚至将阿伟的尸体挖出鞭打，将他的三代以内的亲人都抓起来鞭打，后来甚至扩展到九代以内。后面太阳终于以每年都要组织集体批评阿伟的要求落下了帷幕。

在这样一场闹剧中，我只觉得可笑，嘲笑他们的幼稚，尤其嘲笑阿伟标榜的梦想。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了，每年按照太阳的要求，全球都会集体批评阿伟，许多的领导人都做出洋洋洒洒的文章来歌颂太阳，贬低阿伟。这种场合我一般是不会去的，我想这样的闹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意义会更加渺茫，我还是选择遗忘，选择对阿伟

的计划不屑一顾，但当今天的风透过窗户吹进来时，我想起在对梦想的问题上我好像和他没有什么区别。阿伟可能此时正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地笑我。

人人都怕脱光光

阿伟试图将太阳塞到喝完了可乐的玻璃瓶里的时候，我阻止了他，用言语。他反复和我解释说用一块黑布就能实现黑夜白天的更替，他同时也承诺会做好这个更替者的职责。看到他脸上的坚毅时，我只觉得他是极其单纯的，这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我总以为大人喜欢说实话的小孩。

阿伟每逢早上六点和晚上九点就会去灯楼，先是虔诚地拜一拜，再就是掀起或者落下这块黑布。我偶尔会去到灯楼，和太阳聊一聊。我总是会向他抱怨生活的艰难和人际交往的界限，太阳对我爱理不理，他只是偶尔对我说的话哼一哼鼻子以表示不屑。其实，我是很喜欢和他说话的，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对着一片辽阔的海域说出自己的心事，远处只有几只幼鱼跳蹦出海面作为回应。和他说的种种，或关于生活，或关于人际，或关于未来，都不需要一个回答，所需的只是一个听客而已。其实很多事情每个人的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之所以把问题反复的阐述，不过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过平平，渴望着改变，又害怕着改变。但，说说总不要紧吧。每个人都想要台上的脱衣舞女脱得一丝不挂的好，又常常害怕自己被别人说成色鬼，于是纷纷只敢在心里叫嚷着：婊子，快脱。一泄心头的欲望。

作为一个喜欢抬杆的人，我问了阿伟一个很直接而又很现实的

问题，我说：阿伟，如果你死了，谁来每天去换布啊？阿伟稍显惊讶后说到：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人总是有办法的。说完，他便转身离去。后来，我再去看望太阳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再对我嗤之以鼻了，相反他的神情里透露着拉拢的意味，我很惊讶，但当我发现他背后的裂痕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别了，我的短暂波士顿之旅

我是在回国后的第二天写下这篇文章，在离开的机场里我就已经决定为这座城市写下一点什么东西。或是聊以寂寞，聊以缅怀。

在波士顿呆了短短的八天就让我爱上了这座城市。爱他的海，爱他的大厦，爱他的蓝天和白云。我很明白，我于波士顿只是一个来自异国的外来者，普通但又稀少。

波士顿的云和大厦的玻璃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美感，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大厦后的云，与未被遮挡的云连成一片。一处明，一处暗，像被清晰分割的黑白照片，一处黑，一处白。街道上的空气中是极其干净的，与它头上的云一样，像未被污染的棉花糖，被小孩子觊觎着。街道上零星的散落着几片碎纸，数量是极其少的，但不知为何这样普通的街道，只是干净而已，在我的心里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不禁想起广州南沙区的街道，同样是干净的，只是在街头的凌晨时分会看到城市的使用者留下昨日夜里丢弃的塑料盒子和青绿色的酒瓶。每每回想起南沙的街道，我的脑海里莫名会出现柏油路上冒着热气的照片，间或有几个小孩狂叫着。倒不是崇洋媚外，或是嘟囔着外国的月亮圆一些，而是在这样美好的天气里呈现给你一座这样美好的城市，确实会让人的幸福感爆棚。

波士顿的车是让人的。在国内，尤其是生活了一年的武汉，我

深感武汉司机的不易，争分夺秒。生活在武汉，隔着光谷，每每出街都感觉我是在和千万名司机战斗。到的头一天，我们一行人前往哈佛医学院上课的路上，四十三个人过一条小道时，一辆车恰从停车的地方出来要到街上去。车卡在我前面时，我看了看后面的人稀稀拉拉的还有二十几个人，心想着如果司机等我们这二十几个人过去估计要花五六分钟了，我当下就停住了步伐。司机见我停了，礼貌地对我笑了笑，并用手示意先走。我当下就惊住了，那司机的笑容在那一刻刻在了我的心里。自此以后，走在波士顿的街道上，在没有红绿灯的小道上，我可以说是横行霸道。

波士顿的居民是很有素质的。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小事就是波士顿人在出门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后面是否有人，如果有，那他一定会为你把门留着。如果是迎面遇上，那么波士顿人就会自觉地将门拉开，让你先过。不妨说一个例子。在波士顿市中心玩的时候，从一个酒吧里出来两个看似很混的年轻人，先出来的在门口等着，后出来的那一个很自然的往后看了一下再把门给关上。看到这两位“混混”青年如此做的时候，突然对这座城市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对这座城市的居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波士顿对于残疾患者提供的便利是随处可见的，在进出门的通道上都会设有残疾人（特指坐轮椅患者）按钮，一按门就会自动打开，学校，医院，大厦里都是这样。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上下车时不

同于国内的抬着上下，而是独设一个通道或者拿出备好的板子类的物品搭在两端。这样的设施在中国我只在高铁，地铁里见过。个人觉得中国在发展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能关注一下少数群体的福利，从一些较为细节的地方体现出大国风范。

尤其喜欢查尔斯河。作为一条贯穿了波士顿的河流，沿岸分布着哈佛商学院，MIT，哈佛主校区。黄昏时的查尔斯河，落日的余晖打在河面上，涟漪地泛起金黄的光，耳畔传来玩帆船的年轻人的叫喊声，风轻轻地擦过哈佛大桥，吹着水草一摇一摆。和同学同游于查尔斯河时，他称查尔斯河上的落日余晖是资本主义的落日余晖，当时就笑出了声，在他们身上有着趣味的灵魂，把查尔斯河同资本主义开玩笑，丝毫没有破坏这落日时的美景，相反为这么浓厚的美丽堆砌的查尔斯河戴上了一副难得的人文面罩。

可爱的城市里生活了一群可爱的人，可爱的河流里注入了太多美好的情感，来自异国的客人总能在其中收获到一份安静的善意。

别了，波士顿！

观《海边的曼彻斯特》有感

看完《海边的曼彻斯特》后，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体验到经历了丧子丧妻的生活挫折的感觉，但我向来是不赞同有什么感同身受之类的话语，难以产生的共鸣往往就是阻碍彼此进一步交流的屏障。

影片的一开始是男主低头闷声地做着家庭清洁工作，面临着雇人家的刁蛮，男主很不客气地回嘴，导致被投诉。男主在明知老板极力剥削自己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去道歉，保住这份工作。镜头一转，男主就到了酒吧。坐在柜台上一个人喝酒，有个邻座的女士频频地看向男主，像是在向他传情，男主颓废地拉低了脸没有理会，还是一个人喝着酒。

可以说影片的一开始，节奏很慢，似在拉长着话语把一个人的生活一字一句地说出来。同时影片的氛围也是很压抑的，男主颓废的表情，有气无力的说话声，永远半低着头的姿态，厚重的音乐砌成一面写满丧字的墙。

这让我想到了华科校园，巡逻在东九教学楼附近的保安，那时我刚下完第四节课赶往韵苑食堂，天很热，我刚从开了冷气的教室里出来，就感到一股从地里冒出的热气赶集似地朝着我的每一个毛孔来。我顿时就出了满脸的汗，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就在拐弯的

那个阴凉处，我看见那个保安躺在摩托车上，怀里抱着手机，睡着了。突然脑海里窜出人生不易这四个字，但我总理解不了不易这两个字，不同的人理解的不易总是会有差别的。我很难知道不易对于他们象征着什么，同样也很难去给予我能给予的帮助，我能做的就只能袖手旁观，以及怀抱着一份敬意。

在人生的很多路口，是不得不去接受一些改变的，作为外人，我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当事者还想要过分的帮助那就会显得有点嫌疑的味道。

就像这场六月猝不及防的雨一样提醒我丢了伞，淋了雨的感觉，我终将在人生的路途中越走越远，我不会对还未发生的未来保有盲目无知的自信，也不会像个孩子一样再去追忆自己的似水年华，坦荡地看待一切成就和挫折。

人是感性的动物，同样我也希望是理性的生灵。

端午节临近的今天

微信推送端午节临近的消息时，我正从国光出来，赶回宿舍。天灰蒙着，空气中流动着一股热气，像是从我站的这片土地里冒腾出来的，像是要把积聚了一天阳光照射的热量一股脑地在黄昏来临的时候吐泄出来。我想，在这个距离故乡五百余里的城市，在这个大雨将要来临的日子，是不是所有的雨都会聚集在这座城市，将要浇湿所有莫名的悲伤。

我突然想到，今年的端午节会缺了祖母的粽子和故乡的龙舟，将在一所小小的天空下数着日期，度过这漫漫的节日。我记得，记不得了。

我突然开始难过，难过的是自己一直在回避，难过的是总会有一些事情冒出来破坏我自己编织的乌托邦的美梦，在那里，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世俗的关系。事情就是简单的，人也是，说一句是一句，一句顶一万句！

那里不是世界的尽头，也不是冷酷的仙境，就是一个小男孩狭隘的乌托邦的梦。

宜昌大撤退

尊重历史，才能超越历史的思考

——欧再新

早年的我对于宜昌的印象只是停留在一位常年行船的叔叔对它的叙述。“宜昌码头那个地方，乱得很，人挤着人，气都喘不过来。一吨吨货物搬上搬下的，那些工人叫叫嚷嚷的，吵的很。”在叔叔的回忆里，他常提及宜昌码头的吵闹和宜昌人们的豪迈，笑咪咪地说着他跑码头时宜昌的工人们，小摊贩们总是会很热心地来帮忙，闲下来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唠家常，从南扯到北。在年幼的我心中，便给宜昌人贴上了一个豪爽的标签。

近代史纲要课上，我再一次接触到宜昌。尹平老师谈到在宜昌大撤退中，由于当时中国飞机行业的低迷，火车线路的炸毁，公路无法进入难以上青天的四川，水路便成为了物资运输的唯一途径。此时，从抗战前线撤下来的物资，人员全都聚集在宜昌这个地方。据统计，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十万吨机器，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等待转运。另一方面，距离长江枯水期的到来只有仅仅四十天，这意味着以当时的运力计算要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要在四十天内完成。显然，这是难以实现的。那么这个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是怎么实现的呢？这就要提到卢作孚以及他的同事创造的“三段航行法”——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

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马力、船型、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这样看似麻烦的背后其实保证了尽可能多的物资得以转移。我觉得这样的做法让还在纠结是选择搬离重要的大物资还是尽可能地搬离小物资的我耳目一新，是啊，将路线分为三段，先送到万县或者奉节，再等到合适的时间将其他的物资进行转运，这样不就可以实现时间，水位，人力的充分协调吗？这让我想起一位有两个分别卖伞和卖鞋女儿的阿婆的故事。在下雨天，买伞的女儿就会有好生意，而晴天，卖鞋的女儿就会有好生意。这个故事其实在我们身上都发生过，我们也曾像那个阿婆一样整天地抱怨。往往我们只观察到了事情的一方面，认准一个死理，不能统筹全局地去看待某件事情。而在宜昌大撤退中，“三段航行法”的提出足可以见当时民生公司的员工们的创造力以及独特的全局观，也足以给处于纠结，处于困难的我们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课堂上，尹老师谈到这一段历史时，反复地和我们说这是一场纤夫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时间的比赛。七八个纤夫脚踩进冰冷的江水中，赤裸着上身，用背拖着纤绳，一步步地拖着沉重的船向前走。与此同时，盘旋在上空的日机不时投下炸弹，企图摧毁中国的物资和打击中国的士气。我觉得纤夫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不惧艰辛，埋头奋进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人们，在纤夫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华夏儿女迎难而上的精神面貌。在国难当头，他们没有抱怨，而是肩担重任。让我们想象一副画面，当累极了的纤夫回到家

中，妻子不悦地抱怨说：“又不差那点钱，干嘛去揽这样累的活，又不差你一个，看你把自己累成什么样子了。”纤夫或沉默，或转身离去，但我相信他们的心里如明镜一样透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儒家经典名言悬在每个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心上，也彰显了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然而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物欲日益横流，社会的风气日益趋于娱乐化的今日中国，纤夫们身上的坚持越难以在涂满胭脂粉末的中华儿女身上所看到的了。遍地可见的就是粉丝们为爱豆举行的应援会，男明星的妆容越来越女性化。当然今日的中国确实是无法与当时国破家亡的中国相比，但在人心日益浮躁的今天，没有人记得与关心这一段历史，没有人去关注在这场来之不易的战役中牺牲的战士，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热所付出的代价。

所看到的是今日的幼童在昔日的浴血池畔打闹嬉笑，今日的大学生在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追逐说笑，一点严肃的气氛都没有。更有甚者，有两名女大学生，一个穿着租来的日本军装装成日本士兵，一个就装作将被凌辱的中国妇女，在试图“还原”当时的情节，嘴里说着脏话，笑着吵闹着。这样的场景被曝光后，不少的网民在网络上大肆地批评她们，说她们这样的行为是败坏国家形象。然而那些自我标榜的爱国主义者上街抗议，抵制日货，砸坏日产车，焚烧日本货这样的行为是否就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呢？不妨让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样诸如此类现象的发生？是奉行

娱乐至上为头条的部分国民道德的缺失，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的日益沦丧？我觉得二者的说法都是偏颇的，固然有部分的国民道德素质不高，但我们不能笼统地归结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国民道德的沦丧。而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件事情，历史是曲折发展的，社会也是曲折发展的，国民素质同样也是曲折发展的。我们不能只专注于当前社会的偏行离道，而应该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国民素质的发展。只有暴露出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解决它。目前的社会风气日趋娱乐化，就应该多去宣传那些具有丰富正能量的事情及人物，宣传那些在宜昌大撤退的纤夫们，那些用剪刀木棍和入侵者搏斗的义和团成员们，那些迎着敌人枪支炮弹而上的中国军人们。

历史已经远去，英雄们留下的光辉事件，残存的遗迹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渐行渐远，甚至于可以肆意地嘻笑怒骂。但我始终觉得，尊重历史才能更好的超越历史。我们应当尊重在抗战这场战役中牺牲的人们，尊重他们留下的血，洒下的汗，而不是去特意地歪曲历史，为中国的军人赋予一些“独特”的技能。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近几年来兴起的抗日神剧。手撕鬼子，飞檐走壁这样无脑的桥段在国民中的接受度却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但又很显然的事情。其实，但凡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极其可笑的，那么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的人乐意去观看呢？其实，这些恰恰反映了我们心里是喜欢看的，虽然说难以接受，但就在暗地欺骗自我的同时享受着。这样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让我们宣

泄了对日本军人的恨意，看着中国军人手撕鬼子，心里大声地叫好。不愿意接受中国被欺负的事实，难以遣散的恨意都在国民心中建立起一个壁垒，堆砌地越深，他们就越不愿意去相信中国被欺负的事实。然而在当今这个宣扬和平的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迎来了 74 周年，中国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中国也在以一个大国该有的风范来处理事情，那我们国民就应当以一个大国子民该有的态度去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应当承认近代中国确实是被日本人欺负侵略了将近六十年（自甲午中日战争算起），但我们凭借着艰苦抗战，统一战线，举全国之力赢得了这一场战争。我们不是要忘记屈辱，或者美化耻辱，而是去正确地尊重历史，尊重胜利，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如今的中国站起来了，强起来了，富起来了。

宜昌大撤退的故事已经远了，很多人如同之前的我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段历史，但了解过后的我总觉得宜昌大撤退中体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气概应当让那些满是胭脂涂抹的男明星们，声声尖叫疯狂的女粉丝们瞧一瞧。在道德偏行离道的今天，如何去更好地讲述历史，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每一个国民身体力行地去展示，有一点我觉得要始终要坚持的就是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超越历史。

谨以此文献给某刘姓好友

今天经过韵苑的大屏幕时，习惯性地往大屏幕上看了一眼，放的是大鱼海棠。刚好就是影片开头的部分，红色的海豚来到人间，去看一看他们掌管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这部片子我清晰地记得是在高二临近暑假上映的，刘姓好友约我去看，当时由于某些原因我推脱了，此后便再也没能有机会和他去看电影了。

之后由于某些原因，我和他越走越远，好像又回到了那种陌生人的状态，但是我奇怪的是有时他的举止常常让我觉得他在疏远我。这使我很难过，我曾彻夜难眠地思考，回忆在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亦可能是最后一次再将这件事情咀嚼了。因为在久久都不能思考到答案，以及询问过后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回答以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迫切需要一个解释，凡事都需要解释貌似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法。作为一个低级知识分子，长大的我也渐渐明白很多事情是没有解释的，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解释。我在想我的坚持，想着放弃。但我还是会去思考，希冀着这件事情带给我的除了好友的莫名疏离外，更希望在我的人生之路上能冒出一些光明的建议。我承认，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家庭关系上，我常常显得笨拙，甚至可以说是愚笨。在与人打交道时，我常表现得既稚气又老气横秋，我厌恶这样的自己，但我的心里总是一片单纯的。我自认虽然在处事上颇有

不得体的地方，但往往都是无心之失，有意的邪念总是很少的。

我又开始陷入矛盾，在很多事情上我常显得优柔寡断，我很难认真地去做一个决定，往往都是很随意的，可能就是的这种轻浮随性的态度伤害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吧，但我又觉得很奇怪，当时的情景确实很难再去记起了。然而，自认在对待他的问题上，我往往都是很重视的。不了了之的事情总是会激起旁观者莫大的兴趣，更何况是当事人呢！

我总会这样安慰自己，可能就是长大后的我已经不适合和长大后的他一起玩了。就这样吧，你我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不妨就把这个当作一个谜题永留在笔墨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疙瘩留在那里，但乌黑的墙上再添上浓墨的一笔也显得不是特别的突兀，但我愿意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靓丽的线条将这笔慢慢地修复好。

孩子，你慢慢来，人生可长着了，现在就去向着将要到来的太阳像小孩子一样笑，去感受每一寸阳光打在身上那种轻柔的感觉。去大方地爱，以新生的力量去迎接死亡，去，男子就应该像最好的马，永远都像太阳下的挥泪的草原上的英雄，奔腾不止。爱与死亡！

此文献给少年欧再新

昨天和友人谈到了那件关于我祖母的事情，差点又失去了控制，忍住不落泪，忍住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发生的种种。我再次把自己锁进小木房里，安静地坐着，发呆，试图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想一些很久前的事，想着祖母拉着长夜，眼睛微咪地躺在沙发上，想着祖母训斥我的样子，想着祖母盼我回家的目光，想着祖母一直错以为我喜欢吃炸圆，每次都要和屠夫讨价还价，想着祖母惦记着我不爱吃皮，想着……

说实话，我觉得成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要开始不得不去接受一些并不能去接受的事情，外人往往会说这有什么的，但我始终抱着这样的观点：从来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能有的只是假想层面的理解而已。很多人，很多事，越长大就发现和自己幼时想的不一樣。我烦躁，我易怒，我矛盾，这种种的一切使我痛苦，但我同时又乐在其中。苦难磨成人生，我只担心自己配不上上天赐我的苦难，我只渴望蹉跎的一生能带给我无尽的精神财富。肉体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肉体只是寄存于世间的物质化的琐屑罢了，而唯有精神的追求才会使我快乐了。我愈发地成为了一个苦行僧，欲望，贪念，一切使世人痛苦的根源，对于我来说只会尽力地回避。于是逃避又成为我处事的一种方法了，我悔恨，我逃避那件事情涉及的所有人，所有物，所有言语。我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可能过了很久自己都不

能释怀，但会遗忘。遗忘是流逝的时间带来的福音，是一切烦恼最终的归宿。但我又开始害怕，害怕不能忘却，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愈加地清晰，像一个定格画面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但好像一切都不重要了，注定矛盾的一生添上丑陋的一角也显得不是很重大的一笔。

我坚信着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渴望着所有向往阳光的事物在清晨到来的时候都能享受着每一寸摸得着的幸福。

我会经常怀疑自己的决定，幻想如果当初自己不去下那个决定会是怎样。但一番幻想之后我就会清楚地明白人生本来就由许多决定组成的，自身做的，别人做的都在其中。或许有人会问，别人做的决定我们是否就真的无可奈何呢？我觉得不然，改变别人的决定固然需要我们很大的力气，但我更会去努力让自己来做决定。或许这就是人生的动力吧，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都开始习惯于不去改变，认为平凡可贵。但我总觉得平凡可贵是说给那些愚民听的，只是那些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人自我安慰的借口。想像一个场景，多年后已昏老的自己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平凡的一生，想着自己为孩子们做出的贡献，想着自己对社会，对他人有意义的贡献，于是说着这一生真美好。但我总觉得人生是要有激情的，是要具有无限活力的，人应该是要有自己的想法的，不应当人云亦云，就像全网都在黑娘炮，说娘炮当道中国儿童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

等，我想提出的是到底什么才是正确，到底在世人面前什么能算正确。99% 说正确就一定正确吗？我又想说出的一点就是抵制娘炮是不是男权主义的倾倒，社会单一发展的趋势呢？在此，本人只是举一个例子，并没有为娘炮正名，因为正名需要的自身的努力，如果仅靠外界的自发理解的话，我总觉得寥寥。

我一直都想和自己说一句，其实你不用那么要强的，男孩子哭没关系的，没人理解你没关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一切都能过去吗？我至今都跨不过的坎，凭什么要我跨过去，也许我要学会绕着走过去，尽管花的时间会多一点，没关系，没关系，相信时间一定能带我绕过这个坎。

关于院学生会，我想说的

关于院学生会，我总想谈点什么。讲真的，这件事情确实已经过去了，反复再提好像显得有点矫情，再说我心里的疙瘩也早就消了，实在不应该再来写这样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再来揭某人的虚伪。但总有些话想说出来，不为别的，可能单纯地想给有幸看到这篇文章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事件，不加偏颇。

初入大学，内心懵懂的我希望奉献自己的力量，希望像个钉子一样，院里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渴望借此机会来锻炼自己，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现在看看，当初的自己确实是极其可爱的，但就一份这样的心思我就觉得确实很美好。于是在经历了“其实我们刚开始没有想要你的”这样的话语中我还是进了某传部，就在进行了十分钟的教学后，就开始处于长时间的后补状态。事情已经过去，我是不大再爱回忆，但我总觉得一个带有如此偏颇，风气不正的学生会是不应当的。于是我常常会思考被大学生们所标榜的学生会真的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我总觉得寥寥，我总觉得人的价值确实是应该通过奉献他人实现的，但在学生会这样一个组织中我总觉得有失本意。于是在辅导员的劝说下，我还是离开了某传部，我想的是如果不能坚持自己。我可以妥协，仅仅代表我不想再和一些无所谓良知，无所谓理性的人进行一场无所谓的争吵。生活可以一塌糊涂，但人还是可以一直热爱着某个地方，避免和丑陋接壤。人们耻

笑着每个丢落的烟头，但每个未曾燃尽的背后都常有一段故事，反复着。

男子应该像草原上最好的马！

我总觉得破碎的应当是生活，不应当是人。当我遇到一地的鸡毛时，我会安慰自己，不要紧，会好的。这样看似积极的暗示其实一步步将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渐渐埋下生活的暗礁。我厌恶，我疲倦，我羞于为人。可耻！可笑！破碎中重组，重组后又破碎，我难以看到什么东西的完整，相反都是一些琐屑堆砌出的假象。人难以放弃的是欲求，是可笑的，终究是可笑的欲求！矛盾，优柔寡断，有时我会无比的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灵魂。我深爱着我的肉体，因为它违背我时，我并不痛苦。相反，是难以满足的灵魂，自以为清高的可耻的灵魂一点点地把我吞噬，消失吧，让我停止思考吧，我会顺着沉默的大多数将这一生平凡地过下去。我的灵魂啊，你落下来吧，归于现实吧。

于是我又记起幼时的光景，又明朗地想起那些阳光闪烁的日子。一位友人指出“阿新，你是不是将记忆美化了？”“是啊”但这让我愉悦，让我能在寒冷黑暗的人性里感受到跨越时空的温暖，我伤心难过时总能躲到那儿，总是会嘟囔着我很美好。你想，就在邻居家的屋顶上，童年的我看着云飘过，产生无限的遐想，充满甜甜的想象。没关系，真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被时间冲淡的，我会记得但可能以后就会坦然地接受，可能这件事情以后就会悄无声息地离开，可能这件事情的过程意义本来就比结果重要。不必再

自我安慰，不再逃避，坦然地接受，坦然地去热爱生活，热爱一些美好的事物。我爱，坦然，洒脱！

男子应该像草原上最好的马！

爱矛盾，爱纯洁的云

我发现不经意间我的目光时常落到地面上，再不济就是抬头看天空，往往很少看人，因为我发现我好像脱离了群体，世俗所喜爱的往往会引起我深恶痛绝。于是我开始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我觉得一个有趣的灵魂很稀少，有趣的肉体倒是不少。嘴里说着黄段子，做出稀奇古怪的动作引世人发笑，有时还会成群结队打着古怪的标题，不知怎么，我一见这个我就害怕，不免发抖。我害怕他们与我交谈，他们同样害怕我，他们在我这找不到所谓的认同感，便会气愤的离开。有时还会参杂一些污言秽语，这时，我并不会有什么成就感，相反，我会觉得可悲，为他们的离开，也为我自己的坚守。

头顶的云是我忠实的朋友，他不会说话，但我能感受到他灵魂的纯净，不带一丝杂质。在他的面前，我无比悲哀。我只有渴求他不会嫌弃我。就在难以言说的云和我之间，我甜甜的笑，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想着很多带给我美好的人，想着一些记忆，谁去，醒来就发现太阳正好，每一束光都照射在她爱的地方。

《狗十三》观后感

昨天十二点看完的《狗十三》，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脑海里一直在浮现着李玩父亲哭泣的那张脸。很多影评人评论这部电影都会说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压抑，逼着喝牛奶，逼着接受指鹿为马的替代品，但我总觉得本片中还暗藏了一条更深的情感线。我就自己的观影经历来谈一谈。起先，影片开始便鲜明的指出李玩的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观念，“李玩就是你们那个时候乱取名字，这次是个男娃，不能这么随意。”随后就是如何将这个突然出现却对于李玩来说并不惊讶的弟弟告诉李玩，李玩父亲的脸上充满不可名说的伤感。接下来就是李玩英语考了95分，父亲带她去看天文展览，却记错了日期，又说一定会带她去看的，随后就带她去溜冰场，指着那个在学滑冰的穿黑色衣服的小男孩说：“李玩，那是，你弟。”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惊住了，突然却也在意料中，因为这天就是李玩的弟弟，昭昭的生日。“他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日礼物。”接下来就是昭昭与已被李玩接受的爱因斯坦之间的矛盾，昭昭激怒了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咬了一口，昭昭的母亲大嚷着说：“把这条狗送到狗肉火锅店去。”……我不是复述者，详细还是自己来看吧。只能说这部电影真的值你的两个小时。

我想谈谈李玩父亲哭的场景。李玩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双方问候了几句，“你也保重”。挂完电话后，李玩的父亲眼里便闪烁着泪

光，等到李玩打开音乐时，李玩父亲才无声，用成年人的挣扎哭出了自己的心酸，自己的爱情，与李玩母亲的错过。此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李玩父亲用自己的手遮住李玩的眼睛，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落泪。看到这里，一阵戳心窝子的痛楚涌上我的心头，无法释怀。

可能真的是，不得已的分开，但我每想起你，总是忍不住落泪。“每个云淡风轻的人都会有不堪回忆的过去，不愿提及的人，不敢去想的事，不能挽回的时光。”我曾很爱过你，你也曾很爱过我，彼此深深地爱过，生活过，留下许多美丽的回忆，但可能缘分到这里就尽了，天哪，写不下去了，内心像是一团乱麻，哎!!

“李玩，我不是一个好爸，不是一个好爸。”

第2部分 诗歌

想你到深夜，无雪

树上的乌鸦追着云跑

一口啄出个你

又旋回林子深处

一叫惊飞了宿醉的蝉

乌鸦等风穿街过

扬起满脸的灰土

朦胧中又见你的笑颜

你酣睡着

躺在大地的白雪中

借着一阵热腾腾升起

变成天上白洁的云

你快活着

在云的消散和凝聚中
不断重建快乐和悲伤
今夜，天地通明
月亮挂在你的身边
它和我诉说许多你的故事
许多你的快乐
许多你的悲伤
我渴望飞上天际
趁着下次日升前
赶到你的窗前
吹一口热气
吹散你的失落

村庄与城市的年轻同时死亡

村庄的年轻浮木般

涌向明亮的城市彼岸

村庄顿时跌入无尽的回忆海洋

思恋和衰老相伴长大

村庄，不

那是一片骤然拔地而起的养老院

只剩下亮白的眼泪

日夜滋养红褐色的皱纹

农牛集体死亡

稻田长青

万物呐喊

万物呼吸

一场雨过后

木头和家园吸饱了水

接下来又是一轮的等待

一排的棕榈树遮不住日落

城市就像被囚住的候鸟
望着蓝的天呻吟
温暖只停留微时
在电子厂，在鞋厂
在一些劳动光荣的地方
时间全是劳动
时间全是金钱
年轻毫无意义
年轻在这里死亡
时代敲了敲门
成片的少男少女
成片的年轻，成片的时间
涌在一个狭窄的出口
狂欢宿醉
像挣脱了时代的巨轮
为自由欢呼
但，眼前仍是一片漆黑
种子尚未发芽就遭淹没

何处是你我的出路

故乡的原风景

道路的两旁

一片青翠

一片油绿

像是坠入了绿的原色世界

楼房浮起，人们酣睡

村庄像是面临死亡

一如的寂静

路过的风吹动绿和绿的混合

谁也不打搅

只有土地等待生命偷偷钻出

稻谷世世代代地被收割

土地年年月月地被榨取

村庄时时刻刻被死亡笼罩

火红的太阳睡在一汪蓝色的海洋里

亿万年的目光注视着这片不断浮动的土地

我和你躺在刚收割的稻谷上

你眯着眼做关于未来的梦
规划从这片世代依存的土地里
收获出子女，收获出村庄的生活
这样红润的土壤孕育了你和我
孕育了乳房和子宫
土地孤独地存活上亿年
远在村庄被发明
远在文明被建立
你的年轻刹那飘过
何不大胆一点

生活已无处可逃

我被追逐到深山密林

强风吹拂

草和草抱在一起

树和树相依

我是这邵泽山中唯一的人类

我孤独地躲在聚团的石堆后

祈望风的停息和光的降临

感知到夜的降临

我逃离这片强风霸占的土地

一路跑到二里外的小溪旁

往后是无穷无尽的回忆汪洋

在吞噬中逐渐毁灭

又重生于某一个夜晚

身前是时间延续的另一端

姑且取名叫未来

渴望遗忘，渴望新生

渴望美好的到来
在这邵泽山的脚下
我已无路可去
只能退身躲在心中的乐园

人间过场

我从地狱来，到天堂去，正路过人间。

——司汤达

你走过大安桥

再绕过大安公园

抬头就可以见到我

我被悬在一个叫做人间的天桥上

每天遇见不同的车和人

驰过上百万的车和走过穿金带银的人

也有几个看不清面目的乞丐久久盘踞

我无奈，枯燥，忍受

破旧的琐事每天上演

没人认出我是一个横亘在相反两路的天桥

被人取名叫做人间

他们不断走过，停留，爱恋

我孤独和无法抵挡地老去

我在孤独中寻求着未来的未来

他劝我说今日才是明媚艳阳
可我在这被水泥铸造的双腿禁锢
我的心也早已黑硬
往事暗沉不可追
我失去期待的权力
在每天全新的一天中沉睡又沉睡
麻烦绕过大安公园
走上我的背
停留片刻为我哼首歌

红棉路的转角和晚秋的东操

天蓝的找不到一片云

西北的残月和西南的太阳

隔着东九对望

还未来得及散尽的雾和冷

被一群生灵一股吸入

人们匆忙地挤入东九

留下重新铺满阳光的道路

蚂蚁劫后余生般跑出洞

鸟重新飞回树上

草不再缩着头躲避

人间恢复这短暂安静

铃响后又是人们无聊的哄闹

午间，人们安睡，动物归巢

清洁工从篮球场的南侧扫到北侧

从西边扫到东边

一人独享整个篮球场

我和他对望一眼

我瞬间老去

周围的树也步我的后尘

相继困在这晚秋的孤独和荒芜

只那干净的阳光

好意为我们遮羞

入夜，阳光退场，人们归巢

灯亮的清寒

我在灯下细数人间美好

我已然年老

仁和路的尽头

就在我的眼前
他站立在写着仁和路的牌子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
我和他一样孤独
孤独在这入夜的夜里
刚入夜的月泛着白
天空现已关闭了窗
树和蚂蚁都在安静的睡
倏地绵绵密密的争闹开始
接而沉默
只听风在慢悠悠地吹
刚睡醒的蚂蚁们愤怒地爬出洞
联合一排懦弱的树
声讨我这个罪魁
我胆小地贴墙走远
夜更夜了

耳畔几辆车喘着粗气
逃离一端系着欢乐谷的仁和路
仁和路走到了头
我和他走到了头

风也不知往哪里吹

月光躲过带图案的窗户

投影式地放大扭曲

斑斑点点地映开了

整个月的模样

今夜的山中

一片的寂静笼罩

久睡的村庄里只偶尔

几个上世纪的铃声响起

风一阵阵地吹过

绕着山路一圈一圈

风迷路了

我好心指出下山的路

它顾忌着仍一圈一圈地绕

它绕了一夜

我劝了一夜

今夜

风和我

一样的百无聊赖

一样迷失在这山中

你说

从这里吹到远方

要跨过哪些山呢

麻烦你能劝我相信吗

早晨从西边开始

入窗的早阳

一点点地加快梦的进程

梦里的喜悦

被日复一日的早晨抹去

残存的月

透明地挂在天上

隐秘地注视着

村庄开始一阵阵喧嚣

早晨已从山的西边升起

我闲坐在背阳的窗前

细细体会

梦里的光怪陆离

不知田里的草已在偷偷长大

游过这片海

人与人挤在
这片人与人活着的陆地上
他昂着头
发出猴子的声音
硬灌进我的耳里
我逃入一片蓝的海里
他扯着嗓子
指手画脚
奉献演皮影戏的精力
整天整夜地活着
贪婪地享受每一个早晨的美
我穿过一群演员
听了一路的猴子语言
我和他一样活着
活在每一个会醒来的早晨
活着的猴子和演员

在陆地上摇摇晃晃

海的尽头是

永恒的孤独和遍地的死亡共栖

我活在这种说话的云下

躲在云层后的阳光

一涌而出

惊吓住电线上来回跳的鸟

和久活于人间的我

主人用同一个槽

喂给不同的畜生

一样的草

骄傲地啃着

像是可以活过明天

云被策反成光荣的宣传使

带头颂唱草的香甜

带头骄傲地像个未谙世事的孩子

我们都是孤独的

头顶的云遮住了整座城市

呼风唤雨地宣传

田埂上的草不需要阳光

我活在这种说话的云下

被骄傲又被快乐

夏日雨夜有感

不安静的雨夜
潮湿了床上的一场梦
和窗台的一株水仙
翻涌的云层
在稀里糊涂地争吵
偶尔落下几个大咆哮
吓坏了原野上偷偷生长的草
在蚂蚁酣睡的时分
我走去最南的南方
游最蓝的南海
飞机驰过城市上空
轰轰地催着鸟跑
我游在鱼的尾后
进了某一头鲸鱼的肚里
翻涌地就像在这人间
水仙早就败了

雨仍旧不停
淅淅沥沥地将我叫醒
又哄我入梦
在这孤独的雨夜
海又是怎样一副光景
游到我梦里的鲸鱼
此刻又游到谁的梦里
醒来又是昨日的今日

那天，阳光追着风跑

那天，阳光追着风跑
路过的知了
被晒得不停地叫
后院的丝瓜藤曼
爬出竹墙看热闹
我们躺在黑溜溜的石头上
一句话接着一句话
偶尔几朵云逗留
几只蚂蚁在偷听
这潮湿的雨后天
我爬上邻居家的平台
把回忆都拎出来
同这积存的雨水晾晒
五月，风把阳光吹散一地
把云吹得稀薄
吹得旧日的回忆翻涌

很有夏日的气息

今夜，我迎风而睡

风把对门家晾的被子吹掉
又去捉弄院子里熟透的果儿
不一会儿就旋到我的脚下

绕着小腿不止地转
三分俏皮里带了六分的执拗

我偷偷地走开

关上门窗

拿出昨天她许诺的秘密

细细地听

阳光溜过缝进来

院子里那阵不罢休的风

紧紧地扒在过道的窗上

偷窥着我的秘密

等到光散了，风搁别处去玩

我把秘密大胆地放开

她说她在一个和她一样美的地方

那里没有肆意标榜道德的人
没有一滩人与人构成的和恶臭的水
没有只会说一种话的机器
我想她是在临死的梦里
而我在连阳光和风都要窥探秘密的人间

外婆的百草园

草刚绿

牛就蹭着鼻子寻了来

地里的蚂蚱刚学会跳

几个顽童就睁大眼预备竞赛

外婆眯着眼

嘴上挂着笑

手摊着

随着摇摆的靠椅摇摆

像要这暖洋洋的日子里昏睡去

后山的红薯熟透了

阿婆也没去挖

任由着红薯自由地翻滚

一个蒲公英带着她的孩子吹到了

外婆的脚边

一跺脚又哗啦啦地飞远

外婆又挥舞着手

同爱玩的孩子一样

戏耍着一群春日里的精灵

此刻外婆静躺在离家五里远的山上

坟前只留下清明时的纸钱

冰下的鱼随着冰上的歌游

我坐在结冰的湖上

冰下的鱼随着冰上的歌游

一阵风穿过湖旁的树隙

和歌搅在一起

鱼乱了

我的心也乱了

风夹着冰粒离开

湖上只剩下半蹲着的我

和湖下一条随着歌游的鱼

风莫名地出现

带给我和鱼维持不到三秒的慌乱

成为这个湖除我和鱼外

三个小时里唯一的客人

它又匆匆地走远

不带一点的温存

就偷了一些细碎的冰粒

它着急地赶往远方

只做了我和鱼三秒钟的朋友

我沿着来时的路爬向湖畔

我带着歌走

鱼跟着歌游

我把歌留在了离岸五米远的湖面上

鱼也留在了那里

歌响了整晚

一阵风吹过另一阵风

一路人接班另一路人

今夜

我和鱼共沐于这歌下

同享一个月亮

有感于一场春雨

窗外草挨着草长
隔着几个田埂远
有只发呆的黄牛盯着
一只燕子沿着电线杆飞
天空的云突然顺着雨水
润湿了几个玩闹的孩子
引来一桌打麻将家长无暇的斥责
对门的阿婆
是在呆滞地看着雨
还是在呆滞地看着我的年轻
我和她隔着条河
也隔了好几十个春夏秋冬
眼神相会时
我总庆幸于自己的年轻
像是一场生命力涌动的获胜
但在这样令人孤独的雨

我和她一样年老
远处飞来另一只燕子
加入了电线杆的队伍
呆在原地的老牛
现在同邻居家的鸡争夺食物
隔着一扇窗的我
透过一扇方正的窗户
细数着打在窗户上的雨滴
一晃神
才注意眼前的山顶
蒙了一层白的雾

阳光普照

一片空的草地上
偶然接待了一头牛
太阳从一个田埂
照到另一个田埂
风把满片草来回吹
临河住着一对新婚的夫妇
从成婚后的第一个黎明
吵到了晌午
中间不间断喝水
就这样咒骂着
仇视着
母亲把我招进屋子
交给我一个木鱼
还有一把笛子
我登上房顶
吹起了笛子

远方来的风穿过锁孔

为我伴奏

我吹了很久

等到狗不停地叫时

才发现太阳已经下山

那对新婚的夫妇

还在彼此生着闷气

阳光同样照在他们脸上

黄黄的一片

偶然引来

几只嗡嗡作响的蚊子

宅家小记

在庭院铺满阳光的日子里

我和停在枝头上

认不出品种的鸟交谈

我借此打发了许多的光阴

它从南方沿海的村庄飞来

将要去往长江边的一个城市

和南方来的朋友

在约定的日子里相聚

而我已是困在家里的第二十个日子

把楼梯的台阶数了三十二遍

把一篇烂俗的文章修改了七遍

盼着度过这长长的白天

盼着夜的来临

带着日渐殆尽的期望

渴望随着今天的阳光普照

所有由无知造成的错误都能蒸发

但交谈中，鸟直率地指出
我怀着一个自我安慰的信念
对每天的阳光都重新充满期待
但我还能怎样呢？
鸟没有回答

有感于清晨的风

深夜的风裹挟着冬的善意

将一股渴望喷发

涌出，散落

这人间，是何其的美好啊！

我，一手扶着自己

一手把持着风

细数着吹落的沙子

它们在白天一片白中闪耀

在夜晚无人的静中启航

我把衣服扯开

露出雪白的一片

迎面风的问好

我庆幸于人的旺盛生命力

卑微地苟且于这

这美好的人世啊

我爱

这美好的人世啊

可笑的乌托邦

在昨天黑夜降临时

就已经躲在书里了

献给一位友人

阳光在海上诞生时

激扬出海里无数的黑

我和他隔着梦相见

因梦散而分离

我沐浴于通红的阳光下

聆听着风穿过缝隙的声音

像骨头破碎时的清脆

又如迟暮的老人独特的低沉

云飘过这座城市

没有一点拖拉的痕迹

一眨眼的时间就能数清

还残留着的云

梦里一转身就望见的葱郁
能否在某个阳光透进窗户的日子
堵在我醒来的瞬间前复现
那是一片通透的绿
一片彻底的纯洁
像是画家不敢玷污的原色
我和他隔着梦相见
在一片绿中
在阳光初生于海上的日子里
我情愿将我的生命赋予这一片的纯洁
哦，不能啊！
我带着满身原生的罪恶
血液里满仓的欲望
一决堤就毁了这
这，人世的瑰宝！
我想躲在某天清晨的梦里死去
像个撒泼的孩子

山上的孤独

昨夜我数着明亮的灯光和你

怀玉而睡

后窗外的街灯

亮了一夜的时间

隔窗的墙壁上

零星地印着几个

暗黄的斑点

我在街灯与日光

混杂最浓的时分

醒来又入睡

反复地把玩着

昨天梦里出现的和尚

说山上的孤独

只有每夜数不完的星星

他说他向往

师父口中的城市青年

带着些许兽性狂欢

他说他孤独

冬天山上的人少

草也少

黑褐色的星星

大海里星星在游
跳动着鱼的鳞
沙滩上草在偷偷地生长
而我在这月光下
故作忧郁地思考
像个吟游的诗人
鸽子已经飞回稻草里
带着疲倦和初生的欢喜
它告诉我
昨天的星星很美
两颗黑褐色的星星
越过山河，跨过风
逗留在两个人的初遇
像极了它们相逢时的对视
你说
我听你说

星星像人的眼

那是

怎样的光景

前夜里心心念念的橙子

今天会在哪个垃圾桶里出现

而我明天又会在哪只鞋子里醒来

我渴盼着

初雪的到来

和明日阳光依旧

海上诗人

在诗人的眼里
星星永远是儿时数过的那几颗
在海上，他指着这几颗
呢喃着几个名字
这些偷溜出来的孩子
藏着羞涩
争相在诗人面前亮着光
诗人鄙夷地转过头
海上的浪和海上的风
一股一股地来
提前没有客气的询问
像很多陆地上的人一样
诗人惊喜地吸食着风
并拥着浪睡
他说水组成的浪
和几颗星星撑起的童年

会迎来几个美好的夜晚

他决定离去

他说要去最深的海里

看最美的浪

听最俏皮的风唱歌

他希望在那儿能多一点阳光

隔夜的灯

他把星星吹灭留一个月亮

和白天的太阳重合

他说做过的所有美梦

都漂浮在一条归向大海的船上

一边飘荡一边倾泄

我把远方的灯借给他

把远方的远方借给他

我还将一袋子的思绪系在船头

和所有以海为生的人一样

我不得不逃离陆地

昨夜海的浪翻涌时

我听见了他对海说话的声音

像是在间断式呼救

又像是孩子归家时的俏皮话

浪依旧无声

只有我那借出去再也不能还回来的灯

和可能不值一提的远方

你说远方的远方是什么呢

是灯亮的光隔夜

穿过一海的水吗

孤独的月和欢呼的新生

稀拉的几颗星星下
有成群的孩子在吵闹
杂碎的言语撕裂出光
吓走了几只飞鸟
今晚
月色笼罩
他们
是父母的新生产儿
小动物们吓着
缩进了草丛里
爬上了树尖
颤颤巍巍地
聆听着他们的教导
一只青蛙探出了头
立马被狂热的孩子捉住
在燥热的空气中

为即将完结的热情
狠狠地续了一把
笑声又吓跑了几只
躲在树尖的胆小的鸟

孤独之上

村庄

入夜后透着荒凉

狗吠中有沁人的静

老黄历上挂着不变的数字

街口的树洞里藏着许多幼虫

和害怕归家的小孩

乌鸦无聊的鸣叫里

充满着妇人们的谩骂

黑夜到来的前一刻

挨家挨户拉起了灯

响出了电视的热闹

孩童们扒拉着碗

盯着方盒子里的五色斑斓

咒骂和蔬菜一起来到碗里

月

一寸一寸地

爬上山坡

歌唱，舞蹈

像个未谙世事的孩童

孤独之上

是一块干净的土壤

我爱过许看山

老村庄的衣服上
挂着许看山的鼻涕
嫌弃地吐露着泡泡
很多梦里冒出来的星星
被哥哥杜撰的怪物吞进了
一团的黑
黄昏降临的一刻
万物静享
万物公平
许看山的脖子
被人说成蛤蟆的屁股
许看山离开时走的
很慢，很慢
越远，越快
他说在离村庄很远的地方
有一些他梦里出现的东西

阿山，阿山，阿山

你走远了呀

我爱过你啊

在你走的

第七百二十一天的清晨

被宿夜的梦折磨的我

爬上山坳

向着有海的地方

许看山啊！

一个普世的爱人和终生流浪的孩子

我说载他出山，路远。他赌气似地拒绝了，背起包就沿山路走了。

——许看山

阳光围绕周遭

只被影子硬生生地戳出一个少年

公平，普世

他说要做一个普世的爱人和终生流浪的孩子

草刚冒出来时

习惯用极大的热情怀抱万物

他满脸堆笑地迎面将来

仿佛这新绿的热情

这万物新生的儿子

自由，洒脱

他说要做一个普世的爱人和终生流浪的孩子

渐行

渐远

他说要去往远方

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海港城市
里面一定会有一所美丽的房子
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他将向她问好
将梦里积攒的情话一股脑地告诉她
他说要做一个普世的爱人和终生流浪的孩子

光，并不可怕

光，肆意地追赶着阴影
躲到了树下，石头底，以及我的身后
我像个大无畏的战士一样
迎着阳光
忍受着烈日和莫名的嘲笑
一股透彻的信念捆绑着我的双脚
捍卫，以及反抗
那些人们心里苦苦的劝告
转身发现影子似在讥笑
一股寒意瞬间击退了捆绑的
自以为坚固的信念
我倒在了满是阳光的地面上
听着许多有学识的人
告诉我阳光不可抵挡这一
人生哲理
大山啊

一个善良的人

终于迎来蝉鸣夏天的那一刻

我蜷缩在阳光下

试图揪出这位破坏长空的坏人

咻地一声长鸣

拎着我想起了他的脸

裸露在温热的石板上

嘟囔着祖母的斥骂

阳光协同阴影

一同光临

蝉一声一声地响

所有乡村的宁静乱成一地的碎片

在燥热的油柏路上

几个孩童追赶着邻家的狗

隐约中看到一个矮小的人

被落在最后赌气的脸

生而不易

散落了一地的绿
搭配着无人问津的静
星星点点的是叶儿调皮的影
黄昏的路上拖着许多疲惫的肉体
和荒野般孤独的灵魂
八个小时后的这条大道上
又会接待着另一批
疲倦
如同
六月结束时残留下的尾巴、
始终疲惫，拖曳地离开
没有人记得你们埋没的青春
没人会欣赏你们丢弃在冷酷现世中的足迹
衰老
一个接近平等的命题
劳动者会随着诗人一起老去

迷恋的一切也会老去

衰老

孤独又有趣

迷人又放肆

少年，少年

少年，路远山高

山阴下躲藏的秘密迫切地生长

田埂上冒出的几朵新绿

搭配着几位不招自来的客人

摇动着，晃悠地

密密麻麻地编织了儿童的梦

隔壁藏着凶人的老爷爷

和一屋子漆黑的好奇

山林的最深处被祖母吓人的话语保护着

小河的深水处藏着村人们编造的怪物

.....

踏进去，裹挟满身的阳光

少年，六月最好的果实

孕育了十八年的阳光

红彤彤地即将坠地

在现世中，在三千个星星下

张扬，放肆

跑着去

路就在脚下！

长星招摇

隔着河的阿婆卖弄着笑

黄昏下的农夫伴着累牛

踩着约莫再过半小时就要隐藏起来的光

远处已经有星星亮了起来

我的头顶上只有

间隔飞过去的几只不知名的鸟

和红汁液染过的天空

你来，我请你听

星星们的密语

你来，我请你这一片稻谷的绿

和这一片天空的红

你来

哦

隔壁只有几盏即将亮起的灯光

和几个无聊学子的话语

我不知道星星们说的话

也送不了满天的红和满地的绿

只有积攒了两年的梦

可以不厌其烦地

一字一句地念给你听

在长星即将来临的半个小时里

我孤坐着

把玩着只有我注意到的美景

六月，一场未完的盛宴

六月，透明的六月

所有的鸟都开始展翅高飞

或飞在临近的枝桠上

或是在异乡的土壤里谋求安稳

或要飞跃太平洋去到异国

飞吧，各种颜色的鸟

翱翔于穹顶之下

看，太阳的光芒悉数落在你们的羽翼上

清晨的雨新鲜了每一寸空气

盼望的目光随着摆动的气流

上下起伏，渐行渐远

飞，飞，飞

向着自己选好的航线

向着无法预知的山林

不要让青春的泪水打湿了羽毛

坚信着，带着赤子般的信仰

用坚毅的目光去开拓
去大方地爱，自信地笑
六月残留的过去
终将会随着最早的阳光消失

春天，十个春天

奶奶，春天已经走了

太阳也要早一刻钟下山

夜里的冷伴着困倦

点点滴滴

奶奶，明天我就要离去了

向着水中月，镜中花的树林走去

不要送了

奶奶，鸟大了总要学会飞的

哦，我爱，你给的那些平日里冒起的暖意

那些平日里冒出的刺

刺痛着，擦伤着彼此

奶奶，明天我就要离去了

向着林深处

我走了，今夜的月亮真像

当年流落在那条小道上的

你我

江城の日与夜

我见过江城的白天

见过它的夜晚

亲历它的四季

在每个东九铃响起的时分

爱过它的匆忙

在黎明到来之际很想

故乡山林的悠悠气息

山林里换了夜

江城再一次换了主人

在夜晚穿行的人们

不约而同地交出了这个城市

和所有的劳动

故乡的五月

故乡的五月

通常是伴着祖母微咪的眼一起来临的

风将日子吹得越来越暖

吹得祖母的身体越来越懒

临近九点时分

就可以听到细微的呼噜声传来

祖母又开始犯困

窗外的月又爬高了

月光打破了一切的静

打乱水的流淌

关了灯，轻唤祖母

甜甜地睡去

月光塞着门缝溜了进来

同我甜甜地睡去

想着六点半的时分

新生的太阳和祖母的叫唤

同时来临

我爱，一切不能言说的事物！

在黄昏到来之前

我忘记了生活的本质

忘记了他的争吵

我爱，苦难

爱一切使我痛苦的事物

爱暴风雨的狂烈

爱阳光肆意地吹打

在生活的雨水里

我窥见了一股不知名的情意

来自难以启齿的地方

争吵过后留下一地生活的残骸

新的事物终究要从这里发芽

去寻找新的土壤

去大胆地爱，大声地哭

像个幼年的自己

坐在河边

随着可笑的泪水绽放出

新的光芒

我爱！

我爱！

大地，山河，一切不会说话的事物

我愿你幸福，愿你在尘埃里飞扬

愿所有世俗脱落下的孩子

大胆地叫着，我很快乐！

在生活的残骸里脱落着

念想着阳光奢侈地洒下

三月末

一九年的三月是以一场大降温的雨结束的

而在这场雨中我发了烧，转了感冒

在很难受的时候想起了故乡的祖母

记忆里祖母会在斥骂中拎着我上医生家

在昏暗的电灯下数着点滴过长长的夜

路已漆黑，远方间隔着传来几声狗吠和闪着的灯

祖母攥着我的手

嘴里唠叨着“看你以后还敢踢被子”

在杂乱中我好像看见祖母日渐爬满了皱纹的脸

好像听到了祖母在后院里喊我去帮忙的吆喝

好像就在眼前，她就攥着我的手

斥骂着，爱怜着，难过着

而今的我已离开了祖母的身边

庆幸着生病被骂的日子已远去

但就在这降温的雨中的我感受到

故乡的门堂前同样滴答着这雨

想着幼年的自己盼望着雨
盼望着祖母撑着伞回来抱怨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我只觉得聒噪
我沉沉地睡去，只想着昏重的思绪
借着风，借着雨，借着一股不知名的情意
飘着故乡门堂前的石板上
供着祖母归行时能踏上一脚

深夜的列车与琐碎的情感

开往南方的列车在凌晨时分开动了

提醒我的是一串一串的鸣笛声

和重新充满期待的脸

邻座的阿姨猫着腰，抱着琐碎的物品

靠窗的大叔侧着脸，眯着眼看着月台

我顺着看过去

一个穿大红褂子的女人立马出现在我眼前

看不清那脸上的水珠是泪还是汗

我突然想到

可能这两个人是夫妻，抑或是兄妹

总之，踏上这列车的人一年后才能回来

我想起了祖母的斥骂，想起山林的乐趣

想起儿时的玩伴，都坐上和我不同的列车

我闭了眼，试图往日的光景又能清晰

想起我最爱的弹珠是什么颜色的

想起水帘洞里的那只螃蟹

我不小了，该长大了
如水的疲倦涌上了车厢
每个人都多少分一点
但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后座的那个约莫五岁的男孩还在
吱呀地，乐呵地同他母亲玩闹
我清晰的看到那位母亲的脸上
爬满了瞌睡的幼虫
列车出发了
我在半梦半醒之中见到了那只螃蟹